



雷溪外傳



康熙戊寅新鐫

江陰陳定九著

雷溪外傳

二集嗣出

本衙藏板

雷溪外傳序



居史官之位以傳記褒貶天下之人者國史也其道尊故其為書可以善善而惡惡而天下以懲以勸處衡泌之間以傳記表章天下之人者私史也其位卑故其為書止可以善善而

不復及于惡惡而天下亦以感以興
大抵國史所必及者私史不必復詳
國史所不及者私史不容或畧而總
不外乎是非之公使讀之者咸有以
想見其爲人而欣欣然鼓舞于爲善
之樂此亦吾人著書之微權也江陰

陳君定九足跡遍天下交遊亦遍天
下就其聞見所及作外傳如千卷皆
忠臣孝子節婦畸人爲世所未及知
或知而不得其詳者悉搜討而備載
之其爲人明季與漢世類以不與之

國朝各居其半間嘗取而讀之則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之事爲多。余因思天地生人，原以維持斯世。顧乃不使之安常處順，爲所欲爲，而必欲試之于艱難困苦之途，以觀其百折不回之槩。疑天之于斯人，爲甚刻。殊不知消息盈虛，乃屈信自然之理。國不能有治而無亂，家不能有盛而無衰。猶之天不能有春夏而無秋冬，地不能有平原而無山海也。故上世未必無小人，而末世未必無君子。第人之所值，有幸不幸耳。當其幸也，都俞于朝，飽煥于野。雖有高行奇才，亦無由以自

見及其不幸則或爲忠臣孝子或爲
節婦畸人所謂不遇盤根錯節無以
別利器也天亦何嘗庸心于其間哉
子輿氏有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則是編所載雖皆不得志于時者之
所爲而實卽賡歌颺拜時雍於變之

風所不得而岐視焉者獨是定九以
著作才不獲與國史諸公同操筆削
之任而猥于遨遊逆旅握管雌黃以
寄其表章善善之微權俾若而人者
咸伸其忠孝節義于私史之中則在
定九僉不可謂之幸而在諸君子則

幸有定九其人直可云千秋之知己也矣

康熙戊寅孟夏朔旦新安張潮撰



畱溪外傳

凡例

一是傳稗史也比正史不同正史所載皆縉紳先生德業事功及關國家興廢大綱此則俱草野隱逸章布之士而能立名節者間有一二前朝通顯皆忠貞貫日殺身成仁他書不載誠恐湮沒故陳鼎及之一是傳所載忠義多前朝遺老知天命攸在不敢妄思一奮與彼蒼爭氣數然其心眷眷其志鬱鬱未嘗

一日忘情故國或終身窮餓山林或沒齒不入城市
或披麻戴白以至蓋棺皆

國家之楨幹人倫之模範俗所謂人種子也是以標榜一時
啟發後世故陳鼎急爲表章

一是傳所載孝子順孫皆實實可法可師典型一世
之人非汎汎口頭說孝說友而盜虛聲一時者且多
閭巷草萊不能一時上沐

旌榮故陳鼎急爲表章

一是傳所載理學諸君子皆

國朝素著聞望學宗洛閩理歸程朱若陽儒陰釋叛道背經
徒資文字不識性天者此儒之賊也陳鼎槩不敢載
一是傳所載隱逸游藝一流考其生平學問材品亦
足以取榮

盛世乃甘心放棄樂效唐虞巢許或捐鄉土或棄妻孥浪跡
江湖棲心巖石死而不悔者其氣節皎然皆足以垂
法後世而懲創貪名徇利之徒故陳鼎亟爲表章

一是傳所載廉潔一部中有

本朝縉紳因其位卑秩下功業未著安能遽達

廟堂登諸簡策世久時遠勢必湮沒亦學者之憂也故

陳鼎亟爲表章以勸當路

一是傳所載節孝貞烈四部之婦女或紅顏失偶皓

髮完貞或決志殉夫甘心一死或義不玷汚擗餐劒

刃或孝事姑嫜操刀割肉或白首空閨守貞不字質

之道路口碑加以閭閻公論衆喙一辭別無殊議者

陳鼎方肯入載

一是傳所載黃冠緇衣或抗節

清時以明其高或亾國舊臣遁入空玄以明其義

今上以忠義教天下不因此輩流爲方外而棄舍不取故陳

鼎亟爲表章

一是傳得之傳聞者居多然必衆口一辭然後敢爲

立傳如一人言恐不足憑槩置勿載但其間年月

多不得確故皆闕之亦不能敘其先后惟分十四部

以類聚而已俟有來者亦可續入讀者幸諒之

一是傳史家言也非道學家言也取記載以示勸懲而已非若道學家獨言性理一遵中庸也故二十一史奇奇怪怪無所不載每見今世假道學閱是書所載割股孝子往往斥爲邪妄殊不知斷臂烈婦毆公尙載諸史割股孝子獨不可載之外傳乎請觀二十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徵近代忠孝節義貞烈豪俠隱逸高人事實作傳發刻啟竊惟綱常名教維持端在斯人忠孝節廉表章要有同好所恨者事更朝代世迥異而人湮亦或有人限方隅地殷遙而事隱蓋自傳聞或畧紀編或畧賢豪與草木以同休以致姓氏不傳閭里不傳精英等烟雲而速化嗚呼智愚同盡邪正莫稽非有據實之書則潛德之幽光不著一世人心靡自奮興藉借蒐羅之力則闇修之獨行將遺千古信史何由採擇鼎才慙五傳學之三長

念二十年來潦倒風塵詎有形管之責乃千百世下時
衡往古寧無腐史之心伏見北海逋臣東林樵子或種
花彭澤植五柳以明高或抗節燕臺蹈于死而不悔心
傷破國誓欲捐軀又有感切蓼莪情深岵岵思孝死孝
俱爲孝思之所鍾諭親順親罔非親心之最樂爰徵事
實用勸閭閻以至方外高人寰中俠客或孤懷獨往或
抱膝長吟或吹劍雲中或釣鰲海上旣立名砥義各擅
一奇則彰往傳來亦堪千古然此瓌德琦行必有師友

學問之助夫是以分途任道以希聖賢獨至婦人女子
本無詩書禮樂之陶亦何以銳意成仁以擔名教嗟乎
夫路茫茫唯存浩氣泉臺寂寂上有精靈奈何血性猶
存竟令表章不至雖人之爲善非爲名然而予每有心
必勤搜取伏願慈孫孝子哲士仁人或目擊或耳聞悉
其事明以告余或前朝或近日筆之書將以問世此雖
迂濶亦有苦衷聊爲衍數萬言以發潛光不過云爾如
謂覓千斛米始作佳傳則曰未然

開元子相米飲... 江陰 陳 鼎定九撰

凡有事實可寄至江寧承恩寺前轎夫營刻字店蔡丹
敬家或揚州新盛街岱寶樓書坊轉付可也

留溪外傳評閱同人

張心齋 名潮歙縣人

吳雲逸 起鵬歙縣人

顧天石 名彩無錫人

平雙河 漢英無錫人

高函三 大酉無錫人

朱蒼皇 名襄無錫人

張漢甌 紹基歙縣人

張英琦

字基如

字無思

高雨三

字無思

平雙成

字無思

關天可

字無思

吳雲彩

字無思

謝心齋

字無思

較閱同人

顧密

字公若無錫人

龔翰

字文思江寧人

梁份

字質人吉安人

姜堃

字蒼崖紹興人

戴名世

字田有桐城人

余賓碩

字鴻客福建人

蔡望

字鉉升上元人

朱庭柏

字林修上元人

朱直

字少文江寧人

呂師濂

字黍字山陰人

章松

字木公江寧人

周標

字松岩無錫人

周榮珩

字柏岳無錫人

郭于磐

字漢瞻上元人

陳 堽 字挹蒼江寧人

徐 煥 字奎光江陰人

尤雲鶚 字凌霄江寧人

劉匪居 字幽斯江陰人

王英謀 字叙輪山陰人

汪士圻 字御臣蘇州人

曹曰瑛 字渭符順天人

吳弘宓 字潛昭桐城人

蘇 佑 字受仙常熟人

范 萊 字北山江寧人

蔡泰嘉 字幼淳長洲人

朱 漢 字雲倬山西人

袁啓旭 字中江宣城人

柯 煜 字南陔嘉善人

畢大生 字雨稼華亭人

諸 棟 字國書無錫人

賀國璘 字天山丹陽人

王仲儒 字景州興化人

費 密 字此度成都人

王熹儒 字欵州興化人

宋 曹 字射陵鹽城人

梅文鼎 字勿菴宣城人

黃鼎雲 字仙裳泰州人

李國宋 字大村興化人

李 沂 字艾山興化人

喬 寅 字東湖江都人

宗元鼎 字梅岑海陵人

戴移孝 字無忝和州人

閔麟嗣 字賓連歙縣人

蔡廷治 字瞻岷休寧人

洪嘉植 字去蕪江寧人

諸殿鯤 字際南杭州人

張蓋

字衍園歙縣人

賁慶載

字虞肱三原人

咎茹芝

字抱雪安慶人

吳思祖

字雲谷丹陽人

張元坦

字逸峯永平人

范大士

字拙存如臯人

王方岐

字蒙谷揚州人

方溥

字彥博桐城人

丁鼎峙

字柯亭鎮江人

張國棟

字聲百天津人

于王庭

字星菴江都人

朱澧

字天綺江都人

張漸

字進也歙縣人

洪韶

字虞夔江都人

黃泰來

字交三海陵人

吳璠

字賜璵徽州人

鄭晉德

字破水歙縣人

王乃心

字宁調河南人

吳之陵

字士雅歙州人

費錫琮

字厚蕃四川人

倪匡世

字永清松江人

費錫璜

字滋衡四川人

楊賓

字耕夫會稽人

呂葆中

字無黨浙江人

張師孔

字印宣江都人

鄭周

字茨村歙縣人

張基

字漢甌歙縣人

繆沅

字湘沚海陵人

閔奕佑

字右誠江都人

洪其端

字次揆歙縣人

俞楷

字陳芳泰州人

張道深

字竹坡徐州人

張景蔚 字少文遼陽人

瞿世壽 字修齡常熟人

曹 鎰 字冲谷永平人

錢志選 字登士丹徒人

卓爾堪 字子任浙江人

程 增 字蝶莊歙縣人

李衍恒 字久于鎮江人

蕭 暘 字徵艾廣陵人

王 棠 字名友歙縣人

蕪全許 字友燕高郵人

錢志遷 字善士丹徒人

韓 瑋 字拱玉涇陽人

汪 彰 字平圃杭州人

姚開榮 字馨遠江都人

崔麟徵 字信未北直人

余蘭碩 字湘客莆田人

朱 觀 字自觀新安人

顧元標 字天飛雲間人

莊 擢 字颺采武進人

吳長榮 字木欣長山人

錢 岳 字十青蘓州人

陳霆發 字鳴夏江都人

汪 彪 字蒼淵錢塘人

董士位 字欲翔宜興人

王裕德 字雲俠高郵人

郭士弘 字含若平陽人

張漢麟 字東石宜興人

于 琮 字左蒼江都人

吳允基 字季履新安人

吳文炳 字卓雲歙縣人

李則友 字因兄江寧人

于 坤 字文璣江都人

雒居仁

字真菴陝西人

于瑄

字來白江都人

項超

字穎凡江都人

程揚耀

字式發儀真人

陳可中

字次和南昌人

汪溥

字博亭徽州人

張筠

字元子江寧人

劉允吉

字展菴靖江人

殷曙

字日戒新安人

駱嘉泰

字巨臨臨安人

周之樞

字星遠杭州人

朱定魯

字周生休寧人

史駢生

字千里溧陽人

錢邦甲

字嶰濱溧陽人

鳳騶

字來儀江西人

穆士熹

字立原上元人

吳敦儀

字省菴新安人

沈文慶

字瑞英江陰人

王浩

字天眷江陰人

王吉

字祉候江陰人

黃應賓

字可階江陰人

雷溪外傳卷一



目錄

忠義部 上

莫九萬

嵇永仁

江叅軍

文中翰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李中丞

鄭御史

許義士

李義士

薛義士

韓義士

許德溥

三諸生

高復卿

趙百足

賣餅叟

狗屠

王縣令

焦太守

江源洞

兩溪外傳卷一

忠義部上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莫九萬傳

莫九萬蘭陵人幼失怙恃流落異鄉既壯方歸籍性豪爽
 不羈議論高古與人言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掌踴
 躍自奮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繫素以直道事人不受人憐
 癸丑來遊 京師明年滇逆變西涼鎮將王輔臣繼叛圖
 丞相海奉

命出師九萬仗劍以從抵陝又奉先撫後勦密
肯恐倉卒勦殺有傷生靈蓋

天子愛民至意也丞相海策平涼爲三秦上游慶陽爲糧道
後衝必須先撫而難其使四顧幕下無有敢言往者楚人
周某首請往撫平涼言辭激烈九萬感動卽請往撫慶陽
二人期日同發周入平涼以大義痛說輔臣數四輔臣悔
悟歸國九萬人慶陽遭賊帥周仰民李占春皆殘忍夫
也百說不入反劫之降九萬仰天大呼曰吾堂堂

天朝臣子奉命來撫欲救若等水火寧肯降賊以蹈赤族之
禍乎賊曰汝看今日城中誰爲王誰爲賊汝不降我汝卽
爲賊降則富貴立致九萬曰吾頭可斷吾身不可辱毋以
降之一字污吾耳也賊卽以刃加其頸曰不降卽斷汝頭
九萬瞋目叱曰賊狗骨頭吾生爲

大清臣死作

大清鬼豈降汝逆賊者乎賊卽擲刃冷笑曰汝旣死而爲鬼
矣有何清濁之分耶命賊衆攢斫曰叫他做個不清不濁

鬼去九萬體無寸完大罵不絕而死既死猶南面僵立逾時不仆

外史氏曰曩予入都來遇慶陽賈人李豐於旅舍問予何處人予曰蘭陵郡曰則與忠臣莫九萬同鄉矣余久客於外竟不知鄉中有莫九萬其人者因詢之豐備述顛末且曰曩豐爲賊逼金助餉與莫君同羈一館者七夕其死之日風雷大作天地昏黑忠烈之感如此嗚呼觀之周莫二君一成一敗一榮一沒則士之遇與不遇蓋有命也夫豈人力所能強哉

稽永仁字宦侯號南山無錫人吳郡生也幼端方言行不苟事父母盡孝弱冠以文名縉紳處少多雅重之常閉戶讀書明心經濟九州金穀及兵宋之學靡不究心探討其極范承謨總制入閩廉知其賢以所取之幕下留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范公大悅恨相見晚一切政事俱倚

自去九萬體無寸完大焉不絕而死既死猶雨而無立
時不代

外史氏曰曩予人都來過慶陽賈人李曹於旅舍問予何
人予曰蘭陵郡曰則與忠臣與九萬同鄉也余久客於
外竟不知鄉中有莫九萬其人者因詢之曹備述祖本
曩曹為賦道金助餉與莫有世誼一會之夕其死之
風雷大作天地昏黑如此曹聞之周莫
人代祖誼顯赫

嵇永仁傳

嵇永仁字宦侯號畱山無錫人吳郡庠生也幼端方言行
不苟事父母盡孝弱冠以文名縉紳先生多雅重之常閉
戶讀書畱心經濟凡刑名錢穀及兵家之學靡不究心探
討其極范承謨總制八閩廉知其賢以禮致之幕下畱山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范公大悅恨相見晚一切政事俱倚
藉之耿精忠懷貳志畱山力請為備而范公以兵力單弱
恐為所制惟稍稍密為布置未敢大舉動也既而精忠叛

執范公凡幕客及從者俱下獄。又傳僞命勒令割辮蓄髮更服色。且授僞秩。留山張目對使者曰：「吾從范公來，生死以之矣。」范公死，則吾義不獨生，辮不可割，髮不可蓄，服色不可更，而官斷不可強。惟願卽殺以成吾志。遂投僞檄於地。僞使者大怒，令從人鞭之流血。不服，乃命獄卒加拘攣上匡牀，百苦備嘗，終不服。丙辰秋九月，王師抵劍津，逆勢感上下相猜，屢興大獄，死者甚衆。留山知不免，乃同范公介第名承譜者，整衣冠，北面叩首，九復遙拜父母畢，解袍贈獄卒。又出白鏹授之，曰：「代爲買棺。」言已三號，俱就縊。時同死於侯官縣獄者共十九人，他獄死者稱是皆范公之從也。

外史氏曰：國家養士，惟隆故多得士報。三逆難作，投筆從戎者以千數，死難死事者纍纍。范公以名進士首先殉節，從而死者及百餘人。雲貴總督甘公死，其幕客某及從者俱自殺，而從容就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稱嵇氏爲尤烈焉。於戲，非養士之報哉！

其廉潔飲類非士之財也

其母曰妹何為吝嗇不刊其志不私其利昔者

贈金而取香及百物人雲貴感昔甘公亦其幕客某又

發其香以千姓亦職取事亦樂與公以公與士首安

收史及自國參軍上節制為參軍上歸三監非外

與也

同張公亦曾與其下其人亦曾與我昔與公亦

江參軍傳

江參軍天一字文石號止菴歙縣人也性廉介重氣節好

讀書年十三即善屬文父士潤任崇德驛丞太史黃石

道周典試浙江還舟道驛天一袖文請見隸拒不納譁道

周詢故隸曰驛丞子求見道周訝之命登舟曰子來何以

教我天一出其文再拜曰公人倫海內天下孰不願出公

門牆哉某敢就正於公耳道周覽其文大加稱賞遂留宿

舟中縱談天下事至丙夜不輟別去出文集白金以贈天

一好結納士至者倒屣恐後而郡縣貴客過訪則匿不見
赴友難義形於色雖櫻禍患不顧也嘗語友人曰吾黨立
身如處女一失身則萬事瓦裂父母國人皆賤惡之若誦
法聖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而喪其守可賤孰甚奈何世
獨苛巾幗而恕鬚眉哉其爲文高古時莫能識故久困童
子試年三十六始補郡弟子員自是每試輒冠前軍邑令
傅巖雅重之憐其貧命請託以資其數歲終不以私見會
姻戚有誑誤事令捕急知令重天一乃自詣陳重貲長跽

以言天一拂然曰吾守身數十年豈忍一旦自敗乎卒揮
去不顧崇禎末流寇熾中原天一厭制舉業仗劍談兵慨
然有澄清志時休寧金正希聲以翰林講學里中教民聯
保甲設鄉勇以備亂天一遂師事之會鳳督馬士英調黔
兵衛陵寢迂道徽州流賊素次徽郡殷富乘隙冒黔兵先
潛入境搖掠百姓羣起殲之士英不察疏奏徽民誘殺官
兵詞連及聲郡中人人自危幾不測天一忿之詣留都上
書大司馬史道鄰可法其略曰三月間流寇至祁黟間詐

稱黔兵又詐稱沐國公往守皇陵民見無文書將領牌面
叅錯衆心疑駭然猶牛酒犒勞待以兵禮不意卽亂住民
房卽數十人輪姦一婦更卽焚殺劫擄不可嚮邇其夥中
半雜僧人及雄捷婦女操戈橫掠莫逆顏行於是民有觸
鋒刃死者填溝壑死者投繯死者相踐蹈枕藉死者尸盈
原野鬼哭神驚始知是賊因以鄉人雲集不介而孚乃賊
之死於民者不十之二三而逃竄過半民之格鬪而死於
賊者又且十之五六當擒其巨猾衣領中搜有血書約四
月初一被殺初十日能待遂肆婦掠傷哉徽民亦已慘矣
詎意馬臺原有黔兵沒於常德樂平諸處忽得寇徽之賊
有假黔兵之號卽居然認爲黔兵叅處徽之官民指爲誘
殺至奉嚴旨焉嗟乎突然來徽者婦殺焚劫之賊也徽人
實滅其媼殺焚劫之賊乃強認以爲兵計亦誤矣然馬臺
豈欲自誤哉特其監紀縱兵殺民自取敗亾欲嫁禍於徽
以卸罪因不究監紀亦不究其兵何以被殺而第據其監
紀以爲徽人誘殺官兵嗟乎天下有誘殺官兵之理乎則

欲自認爲黔兵是自認一縱兵殺民之擔矣不言督兵者
無紀律而監紀將領之率兵者若此豈尋常小過失而反
置之乎馬臺前後數疏俱袒賊爲兵意欲盡破一徽州財
力速殲一徽州官民而後甘心者嗟乎徽人一死於賊一
死于殺賊將安所託乎且徽之有司鄉紳爲民徹桑土計
皆知患難相扶之義保障弘多今馬臺欲盡置以法民見
上之衛我者反以獲罪益不知其死所矣言之於邑可爲
氣盡書入事乃解徽郡得保全甲申北都陷明年江南定
唐王起聞以黃道周爲相道周故識天一復雅重金聲乃
晉聲侍郎兼都御史天一統其軍舉兵恢復勢甚振會其
鄉有爲御史者道我師間道入守兵潰聲在績溪被執天
一聞之拜別其大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金公
死義不可獨生乃追及聲大呼曰我卽參軍江天一也遂
并執送江寧內院意欲活聲慰之曰曷不黃冠歸老子聲
未及答天一張目詈之內院乃命俱扶出與族孫孟卿中
軍吳國楨守備程尚遇記室余元英並斬於市初天一被

執舟次蕪湖作書報母曰兒與金老師共伸大義志在報君匡國功業不就豈非天哉君子作事當從古人偷生事二兒實恥之兒胸中全無渣滓惟有清風明月耳嗟乎天下事尚不可知但有人作得一分事復得朱家一塊土高皇帝在天之靈鑒必不棄兒亦含笑九地矣母親年老有兩弟奉事幸勿爲兒過傷也瀕死猶眷眷如此其父士潤遷湖廣巡司獻賊陷武昌不屈投江死蓋父子忠烈云

外史氏曰嗟乎大厦將傾一木可能支哉夫天命旣去卽有忠臣烈士莫如之何也先生以一諸生而欲與彼蒼爭一日之雄事雖無成然其忠烈之氣已足撼山岳而泣鬼神矣其遺集若干篇具在讀者輒爲之泣下沾襟也

文中翰傳

文中翰震亨字啟美長洲人前崇禎朝相國文肅公震孟之異母弟也性孝年十一生母史卒號痛幾不欲生家人力勸乃解十七補諸生父元發河南衛輝府同知以疾卒震亨哀慟如母喪既壯博通經史百家言以及篆籀圖繪詩詞之學靡不工遊南雍再試不第家中落僦居秦淮賣文自食諸前輩皆樂與之交會震孟登第上書勸上勤學有耳目薰染不越中涓之語忤璫左官遷吳震亨依之漳

震黃石齋道周識震亨於座恨相見晚遂訂交烈帝立震
血被名繼登揆席震亨亦以修掖垣誌功授秩謁選至都
與兄蹙額言國事愀然繼之以泣旣而相國薨震亨哭之
哀尋以駙馬鞏永固薦召賦地輿中旨賜食而出改授中
書未幾漳霞獄起株震亨下詔獄徐少司寇特疏申救遂
得賜環奉差餉大同軍例有羨金三千震亨不受盡給諸
軍軍皆踴躍報命乞休南還甲申京師陷江左建國以冢
宰薦起用爲當國忌嗾御史劾之乃引疾歸金陵失卽豫
買一棺投震澤中爲漁人救免遂不食而死年六十二
外史氏曰明亡顯要大官不死者衆矣先生知遇未隆乃
捐軀効忠投水不得卒自餓死可謂不媿臣節矣

人無幽顯道在則尊先生一死完貞足令效管魏者顏

汗矣

新安心齋張潮

未仕時卽念切國事嗚咽流涕後此不食而死所以行
其志也先敘一筆立言具有深意衡山先生高風潔操
卓越千古中翰爲其文孫乃能完臣節於板蕩之際源

清流澈文氏之謂歟

新安雲逸吳啟鵬

其志也表一筆立言具存

未出神伯念世國事

...

...

...

...

...

李中丞傳

李中丞長倩字維曼號瞻麓嘉靖朝相國文定公春芳之

曾孫天啟朝浙江處州府太守思敬之第三子興化人也

幼穎異弱冠卽舉諸生博學重氣節天啟丁卯登賢書崇

禎甲戌成進士初令浙江歸安多異政邑有王學會者以

貲爲中書暴鄉里交結津要前令畏不敢問長倩廉知其

惡卽逮之獄學會賂直指令之釋不聽竟抵之法一邑肅

然三年報最歸人詣闕請畱又三年遷禮部主事轉員外

郎出爲江西督學未抵任卽丁內艱甲申北都陷乙酉服
闋赴南都補福建督學南都失同詹事黃道周輩迎唐王
入監國遷太僕卿旣唐王稱帝上言王業萬難偏安疆宇
萬難緩復請速出師以圖恢復書上唐王可其言下令出
師時道周以宰相督兵前驅缺餉長倩盡括各屬歷年缺
廩缺俸及學租贖贖貯帑金十三萬兩有奇以佐復上書
區畫軍餉中旨晉戶部右侍郎攝尚書事九月浙帥鄭鴻
達以餉不足請借助里甲每糧一石徵銀一兩長倩言士

民溫飽者可以義激零星窮戶額賦尙難安能預借請免
一二石小戶并請每石先借五錢如其言百姓得安晉右
都御史督餉出師無何芝龍陰使人詣我軍前約降盡撤
守關將士我師入長倩方抵建寧聞之知事不可爲卽託
疾命醫人以補中湯進自投鳩毒飲之索筆書曰吾家世
受國恩卽捐糜不足以報萬一顧死不瞑目者兩京喪失
九廟丘墟耳遂死年五十有八初長倩出福州別禮部侍
郎馬思理執手歛歔曰天下事去矣我輩安知死所乎思

理指梁間一綆曰此是我輩死具後思理從唐王奔贛抵
順昌追軍迫自縊古廟中世謂二公不食言
外史氏曰予讀前朝紀聞諸書皆言先生因糧不繼以憂
死及予從軍於閩舍建寧明經黃奇逢家見其堂前一石
三角重數千斤予怪之奇逢之子曰此非石也丙戌秋大
中丞李公督餉來建館予家未至前一夕有大星光芒四
射墮地有聲須臾化爲此石越三日大兵入關中丞見國
事不可爲乃服毒死此忠臣星也予嗟歎久之始知紀聞
諸書之悞故爲之傳

蕭書之與姓爲之專

鄭御史傳

鄭御史爲虹字天玉歙縣人執金吾鄭元化子也高祖良
 鏐徙江都遂家焉爲虹生而穎異五歲受業檢討汪文烈
 偉日誦數萬言過目輒記憶十二卽善屬文十四補博士
 弟子員二十二成崇禎癸未進士假歸明年三月李賊陷
 燕京莊烈殉社稷五月福王立南都爲虹謁選得浦城令
 時東南鼎沸浦當孔道爲虹政不苛擾民多德之又明年
 江南定唐王入閩監國經浦城奇其才擢爲侍御史百姓

遮道請畱改授湖廣道御史巡視仙霞等關駐浦城丙戌
六月命巡上游我兵入仙霞潰兵焚掠爲食爲虹與兵科
給事黃大鵬大發倉庫以犒遂歡呼引去一郡以全八月
我兵下浦城執爲虹令薙髮爲虹仰天長號曰負國不忠
辱先不孝忠孝兩失焉用生爲願死明日復召見令輸餉
爲虹謂清白吏安得金浦民間之皆願鳩貨請貸御史死
爲虹曰民力殫矣忍以我故累百姓乎堅持不可左右欲
兵之爲虹卽躍起奪刀自刺其胸而死年三十有五、大鵬
聞之卽日自殺從爲虹死者書記陳龍遊擊張萬明及子
都司翹鸞守關都督洪祖烈建陽令崔攀龍也巡撫吳聞
禮控制崇安聞爲虹死亦自剄
外史氏曰吾聞之長老云爲虹美丰姿白晳廣顙弱不勝
衣狀如婦人女子然其臨大節當大難勇於蹈義卽責育
復生不能及焉其死也感激相從者乃有六人嗚呼非其
正氣塞天地烏能至此哉

許義士傳

義士許重玉吳郡長洲縣人也幼穎異六歲讀論語至攻
乎異端問其師曰何謂異端師曰非聖人之道楊墨之教
也曰方之今者孰似師曰釋道是也曰今之害天下者乃
此輩人耶於是遂不拜佛或讓之則曰彼佛異端吾何拜
爲他日讀孟子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遂慨然以
道自任深惡緇衣黃冠者流曰我爲政必盡除之以清吾
道時有僧名宗衡者與其父兄善嘗過其家重玉見必變

色衡訝之曰貧衲與相公無讐何爲怒目相待曰汝背聖
賢棄倫常甘心異端以亂吾儒何謂無讐耶時才七歲也
衡微笑而去久不至其家父兄怪問之笑曰君家有聖人
吾輩異端當自絕因述其言聞者異之十三入庠於諸生
最少然有老成器度同學數十輩多敬之弱冠補廩聲譽
益沸讀書務求精義不事帖噀嘗語人曰學者稽古當探
聖賢心髓而務身體力行以復其天性否則無益也父母
死六年之喪未嘗一日輟哭亦未嘗入寢內室思慕久而
愈切甲申國變聞烈皇崩卽遍書崇禎聖上四字於裏衣
衰絰悲號誓死家人勸之曰君一諸生耳非有官守之責
穀祿之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聖賢所不取也重玉
瞋目叱曰夫君安天下以生我臣民者也生我臣民天下
之父母也烏有父母賊害而爲子者尚可苟活乎夷齊餓
死首陽豈有官守穀祿者哉良欲全大節於一身明大義
於天下也况我已食廩食人之食者當死人之死吾志已
決毋煩多喙乘間投閭江家人奔救起乃不食八日而死

及葬吳門吊者以萬計。宋人亦效之。不食八日而死。
外史氏曰凡人於君天地父母也天地崩壞此身何託父
母賊害此身何活毋論貴賤智愚天性然也宋史載仁宗
崩深山窮谷莫不悲哀如喪考妣山谷之民豈有爵祿之
榮哉良由有所感其天性也重玉國亡身死不負所學能
復其性矣

李義士傳

李義士幹才字篤生號肥泉鹽城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
忘束髮補弟子員負才尚氣節年二十食餽時中原流寇
日熾幹才慨然有澄清志遂厭帖括謂同學曰方今國家
疾在腹心黃巾綠林之患蔓延天下勢不可救亡無日矣
又何雕蟲刻棘之足爲於是相與學騎射習兵法甲申三
月國變幹才捧巾衫北向叩首大哭焚之遂遁處海濱手
置土室可三尺自囚於中屏粟不食家人視之悉麾去惟

一童子捕魚給之明年江南定有司知其全髮以抗令許
于學使檄下逮治挺身含笑而往監吏管陽爲所感欲脫
之以身代幹才不可遂見學使詰曰方今嚴法令人皆薙
髮汝獨不畏死耶對曰吾實不忍爲兩姓臣子故爲此且
以刺學使學使以爲顛放之歸幹才仰天歎曰逮我殺我
我之願也今不殺我敢苟全以負國家養士之隆乎遂絕
食十八日死

食十八日死

外史氏曰吾聞幹才餓瀕死聲不相續矣猶告其友人曰
君當與諸子爲詩生哭我具物生祭我吾目方瞑於是友
人數十輩成詩具祭以往幹才岸幘方袍自位上座受諸
子祭畢張目連頷而卒噫異哉

嘉慶九年甲子七月三日已

中一別在江步暑中續至此

錄記 是日演兵刻立秋八伏以素衣

百方日中暑熱之至是日山雨大風

是乘多快人居於秋矣

義遂入貴陽屠定番千里蕭然無鷄犬聲三月我兵至可望遂屠貴陽趨滇黔滇之人多附之得官或勸大觀父子仕大觀曰此孫氏賊官也吾義勿爲丙申二月定國與可望貳由安籠奪松王入滇八月定國大破可望軍於交水可望走詣長沙降而政歸李氏或又勸大觀父子出大觀曰此仍李氏之官非明官也乃挈家隱於郡北黑龍潭左之山中戊戌我兵破定國軍桂王奔緬甸大觀聞之仰天長號曰嗟乎明祀絕矣吾自祖宗來一十七世受國恩豈可事二姓乎乃呼其子語之曰今日之事固天命不可力爭然獨不能背城借一君臣效死社稷乎奈何問關外城欲依小彞求活耶吾不惜一死爲天下申大義于後世無爾顧也之翰泣對曰兒志久決願偕大人死大觀曰爾母與妻在何可死楊氏孟氏聞之僉告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媳願爲君父子死政同死婢瑣兒者方携之屏嬉聞之乃前曰主等俱爲國死婢子敢避死請從死於是大觀舉家北面稽顙再拜俱赴水死死之日其女偕鄒生走避兵

至女曰吾婦人將安避死與其辱身不義而死不如卽死亦投水死

外史氏曰死亦難矣高爵厚祿者平居所爲似不畏死及臨大義逃死惟恐不及由竇由徑搖尾叩頭無所不至求免其死究其生不及死嗚呼薛氏闔門死國賢於高爵厚祿舍義不死者遠矣

韓義士傳

韓義士默字文適號繡虎江都人其先世居臨汾至五世祖賈於揚遂家焉默生而穎異舉止不凡旣長博學工文章重氣節補邑博士弟子員尤工書法胎骨鍾王善臨摹先輩人得其片紙隻字莫不奉爲圭璧甲申國變乙酉我兵南下史道鄰可法以相國出鎮廣陵聞默賢以禮致幕中屬以筆札時東南擾攘軍中文書積如山默逐一裁荅操觚立就悉中相國旨相國益重欲官之默固辭乃止會

我師攻城急權奸馬士英與相國不合竟不發援師城垂
破默知事不可爲走歸告其妻蕭曰事已至此無能爲矣
吾讀聖賢書當死義不可苟活負吾所學若輩宜自爲計
乃冠儒巾衣儒服南向再拜投井中死蕭謂其子彥超曰
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諾亦投井死蕭乃結縊於
梁命長女就縊坐視死乃抱幼兒魏乳之既乳置兒於地
歛衽頓首於老嫗辛曰韓氏惟此一塊肉矣如不存則韓
氏之鬼餒而矣惟望嫗善以存之此子也立則韓氏不絕
吾夫婦九原受賜多矣老嫗攜孤去然後自縊死默同學
高孝纘亦巾衫縊死於文廟孔子座旁郡學王士琇書大
行皇帝位供堂上與其弟某俱儒服對縊死
外史氏曰嗟乎有明垂三百年養士之隆越前代國亾卒
得士報廣陵之難死者多矣而夫死義妻死節子死孝一
門烈烈稱韓氏爲盛焉嗚呼非國家養之有素彼書生烏
能闔門效死恐後哉

許德溥傳

許德溥字元博如皋人父國欽母前死事後母盡孝有宗
人名直者殉甲申國難德溥壯其節日哭之明年揚州破
德溥不肯薙髮然重違父意乃剪其半如頭陀他日讀唐
史感張令益故事卽刺字兩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又
刺其胸曰不媿本朝未幾讐人摘以告縣令捕得德溥詰
其情卽慷慨自陳曰吾實不忍忘先朝故爲此今日汝不
識時務一布衣士耳未食前朝升斗之祿何爲若此德溥

厲聲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有何布衣縉紳之分今日然則爾欲何爲耶德溥曰今天下大定我一書生有何能爲但求速賜一死得爲前朝鬼則含笑快心九原耳令又逮其父德溥曰吾萬死不辭但無累吾父足矣初庭立不肯跪至是乃爲父一屈膝令感其誠釋其父止論德溥死遂絕粒十數日獄卒恐爲法受過泣以請乃幡然食曰餓與殺等死耳吾豈畏一刀乎在獄自得如平常同里故郎官李之椿大生亦以論在繫服其器量曰德溥子真義士也臨刑殊從容四顧觀者曰母爲爭識我使天下人皆如我心大明安得便亾徐引領北向曰吾今日得爲明鬼矣遂死妻子當入旗胥王姓者感其義陰以妻代行久之得贖歸

外史氏曰曩余過雒畢臯之人多爲余言里有死事三君子惟德溥死所不當死嗟乎死豈易言哉夫以一布衣與天命爭去留明知其不可而甘蹈白刃推其心豈邀譽於當世哉

三諸生傳

一諸生者興化王伯綿續亞綿績叔綿績三同懷也自幼
倜儻能文與其父哲士字霍山皆錚錚稱名諸生三人中
續最修偉尚義氣重然諾績有膂力閑武畧通劍術績工
繪事善書法而並以授經造士爲業甲申國變福王建國
南都史相國出鎮揚州天下洶洶哲士呼其三子起曰兒
曹夙有壯志此何時也尚伊唔窓下作書生能乎三子曰
諾續持重不輕出績最先出水師總兵黃蜚延入幕資其

贊畫績繼出興平伯高傑授之監紀及傑爲許定國所殺
乃渡淮謁總督田仰仰一見奇之授以叅軍仰卒績還祭
傑不忘故主也高夫人信讒言謂其受他銜不忠收送史
相國繫訊績與績聞之挺身趨叩堂下侃侃明其無他相
國改容許之遂得釋旣而揚州下相國死績績棄家走東
海奉宗室新昌王集戰艘犯興化有武生戴之藩奮勇登
陴縛新令開門迎新昌入次日遊擊張將軍率師至新昌
度不能支遯去城中戒嚴乃捕績及陳西朋逢馮魁梧應
昌陳錫甫天拔陸立梧樹穀魏泰來應泰徐耀吾有德并
內應李學海瀾黎用修增並斬於市績與父士哲及熊應
明鄆總兵復擁新昌來犯城守出銳師擊之大敗士哲績
應明俱歿於陣績蹈海死

外史氏曰嗟乎有國者養士不可不隆也夫天命旣移擁
千百萬衆者尚莫能抗區區二三書生乃奮螳臂以力爭
曷不自量哉蓋感激之情深竟忘其力之不足耳

不自量若益知幾之計我意以其力之不足耳

千百萬眾皆尚其道亦與國二三書生以書卷為事

快安九日望平亦固首養士不可不謂也夫天

惠即身效林朝齋誠節

與體... 亦固首養士不可不謂也夫天

內... 亦固首養士不可不謂也夫天

亦固首養士不可不謂也夫天

高復卿傳

高復卿浙東永嘉人與同郡何雲臣陳某者三人為布衣

交甲申春傳聞闖逆弑天子復卿與雲臣等素衣雪鎧仗

白旗首倡為國報讐旬日集眾數萬聚糧北發道阻不果

本朝既定江南命將收兩浙渡錢塘諸郡俱降復卿即自樂

清人據雁蕩以拒之命時遊擊蕭啟榮驍勇敢戰與之相

持久不能下乃設伏要道出疑兵以誘之復卿懼以甲楯

五千退保龍灣嶺啟榮進兵迫之復卿進無聲援退無據

守乃奮命死戰士卒死者三千餘所遺半多扶創猶拔鎗繞圍我兵圍之三匝彼遂轉據東崖血戰不怯啟榮顧左右曰此壯士也殺之可惜吾當生擒之遂策馬馳上爲飛石中盔墜馬左右奔救乃免旣而我兵攻之益急復卿始棄崖出走伏發墮澗中乃大呼躍起殺數十人力憊被擒啟榮欲生之親釋其縛與之酒食不食曰殺則便殺何用辱我啟榮諭之曰國家興亡皆有定數李闖以無賴賊率烏合衆卒破京師有明氣數可知我

朝入關滅賊不煩甲兵奄有中原一旅之出江東悉定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爾未食君祿據此一山以逆王師勇則勇矣非智士也速降富貴可得復卿曰某家世業農未有聞達然祖宗來垂三百年受有明水土之恩義不事二姓願卽殺我以成吾志毋多言啟榮義之不殺復卿卽遁去時何雲臣亦已禽斬陳某遂孤身逃去復卿招集亡散千餘人走據海島後

朝廷遣官招撫陳某卽率衆先降復卿勢孤其子勸之曰天

命久不眷朱氏矣吾父逆天屢戰屢敗今糧草已盡軍心
離散事不可爲且

大清寬大包與降人不如請降以順天意復鄉不荅旣而其
子又言遂大怒舉案頭石硯擲之幾斃陳某策復鄉不降
終爲患乃以兵劫之曰今大衆悉降君孤軍窮島雖管樂
爲謀亦無益矣降則同富貴否則徒取殺身耳復鄉曰吾
非有異於汝也但生時未向閻羅老子乞得兩副面孔來
耳卽入自縊繩絕墜地乃復出大呼曰大丈夫死須決裂
遂拔劍指陳某曰取吾頭去成汝富貴吾聊以見烈皇於
地下遂自刎

外史氏曰復鄉一農家子耳非有一命之榮干城之寄者
也乃以世受有明水土之恩卒以死報可謂義矣噫今之
受世祿者又當何以勵之哉

越子今有百足之奇夫百足之蟲死而不仆者也子豈促
從終作轅下駒哉世淳以爲謬毅曰子不信明旦乘予未
起時可來吾榻驗之知吾不汝誑也次蚤世淳扣門入毅
卽揭席示之果然一百足蟲長尺許肥碩異常色如丹砂
有光奕奕蜿蜒入牀下世淳以爲妖欲提杖殺之婦翁力
沮乃已於是人皆呼毅爲趙百足云乙酉江南旣定我師
下浙江時魯監國在紹毅慨然仗劍從之授裨將率一軍
與我師戰於杭城之郊飛礮中毅首首飛去猶持劍策馬
大戰我軍大駭爲少却毅猶單騎馳逐數里馬蹶墜地乃
仆首已飛去猶持劍策馬而戰未幾
外史氏曰金城有百足之兆遂思有所建立奮志從戎功
雖不就然其爲國戰死沙場亦能立名節者矣觀其死而
不仆真可云百足蟲矣

賣餅叟傳

賣餅叟江陰人失其姓名世居城北以賣餅爲業叟年九十餘修髯鶴髮雙眸炯炯行不携筇日負一筐餅入市賣賣已卽沽酒一壺坐君山巔對長江獨酌微酣卽鼓掌高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句時流氛正熾中原塗炭叟歌已輒北望燕雲嗚咽垂涕而後歸叟有五男皆龐眉皓鬢十二孫髮皆斑白曾孫數十人俱壯玄孫亦數十人半抱子皆業餅叟舉日五世繞膝男女數百人多知

孝讓鄉人爭慕之。叟嘗集子孫告曰：太平垂三百年矣。兆姓富庶極矣，盛極必衰，零落之慘將至矣。吾邑宿稱尚義，其不免乎命？家孫率其屬遷梁溪，曰：存吾祖宗祀，未幾北都陷，東南沸傳李賊篡位，叟呼天號泣曰：吾世受國朝水土恩，今年已及百，尚敢偷生賊世耶？遂投揚子江死。年九十有九。乙酉我朝興，叟之子孫皆戰死城下。

外史氏曰：叟市井小人也，不肯偷生賊世，卒葬江魚之腹，噫！與靦顏二姓之士大夫異哉。

嚴君平賣卜城都，與臣言忠，與子言孝。想叟亦日以此訓諸家庭，不然一草野老人，寧不愛其餘年而子若孫又奚必併力爲國殤耶？析圭擔爵苟活全生者，何限而綱常名節盡在於業餅之家，可傳也，亦可慨也夫。

新安

雲逸吳啓鵬

自漢文傳

略論... 盡五... 業... 之... 宋... 可... 也... 亦... 可... 也... 大...

又... 必... 以... 爲... 國... 難... 耶... 林... 生... 難... 得... 也... 金... 坐... 皆... 所... 刻... 而...

情... 清... 寒... 到... 不... 然... 一... 草... 裡... 人... 寧... 不... 愛... 其... 翰... 筆... 而... 于... 其... 絲...

... 昔... 子... 賈... 小... 時... 時... 與... 語... 言... 忠... 與... 于... 言... 亦... 感... 叟... 亦... 日... 以... 此...

... 遺... 之... 士... 大... 夫... 也...

狗屠傳

狗屠江陰青陽里人失其名尚書張有譽之族兄也狗屠

以屠狗養二親能盡道明末二親皆老俱好飲狗屠日沽

美酒奉之且鼓腹謳吳歛於膝下或說笑談或手舞足蹈

高聲唱蕭相國月下追韓淮陰曲以勸二老二老歡然爲

盡酣二老年九十餘而卒狗屠年亦七十矣痛哭如孺子

至失聲既葬狗屠以屠業付二子二子亦能事父母狗屠

三年喪畢日携一樽酒入社祠與羣乞兒雜坐飲醉則或

謳吳歛或說笑談或高聲唱蕭相國月下追韓淮陰曲以
自樂甲申北京陷思宗殉宗社狗屠聞之大哭不欲生二
子泣勸之再然後已及聞我君平亦十歲即死於亂于
朝滅李賊狗屠大喜遍走告人曰李賊滅矣李賊滅矣似恐
人不知者既而福王立南京狗屠益大喜遍走告人曰是
猶朱氏之天下也是猶朱氏之天下也及我師定江南狗
屠蹙額曰朱氏斷根矣朱氏斷根矣即持屠刀自屠而死
年七十有四

外史氏曰狗屠屠狗夫耳非有國家爵祿冠帶之榮者也
國亡而身與俱亡豈非忠義出於天性哉

古之奇人多隱于屠沽信乎此中有人矣

新安雲逸吳
啟鵬

朝廷命守茲邑城存與存城亾與亾耳降之一字未可辱我
也賊怒併力攻之質率百姓固守城幾墮者再質禦之甚
嚴常出銳士殺賊無算賊益怒攻之愈力晝夜不懈而援
師不繼糧絕城陷質整衣冠望

闕再拜曰臣力竭矣敢以一死報

聖主遂自剄而死同死者五人失其名

外史氏曰三逆之亂官吏死國事者衆矣皆由

王家隆于養士故士多樂死而三寇蕩乎若質

縣令耳懷與城存亾之志死守不二可謂忠矣

焦太守傳

隨園

焦太守潤生字茂慈號隨園南京旗手衛籍應天府上元縣人萬曆己丑狀元竑之季子也幼穎異甫能語竑偶以數字指示輒能記憶再易他本百變不疑幼不好弄十歲卽能詩十五補弟子員十八爲上舍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文譽泐江左負笈從遊者趾相錯凡八戰棘闈俱不捷隨就職南京詹事府主簿遷太常典簿矢志廉潔言於堂官盡除太常弊再遷左府經歷繼轉北京中府經歷掌各門

鎖鑰時都城有警卽督門軍晝夜巡邏弁中有貪功好事者多擒奸細以獻將就戮潤生察其狀有冤卽虛躬研詢果得誣服者七人出之遷戶部主事以材能題差督放寧遠糈天子賜宴勅遣至軍凡餉隨到隨放毫無濡滯尅減之私以故將士用命十倍於前差滿當代軍士感泣扳轅臥轍督撫題留不可遂還部遷知雲南曲靖麻未幾署兵道篆時賊氛正熾賊黨孫可望自蜀奔黔肆行屠戮千里蕭然無雞犬聲遂浸淫犯滇曲靖爲黔滇咽喉城中僅守

兵百人甲械不備潤生乃出招募壯士八百餘人部伍城守甫畢賊卽至營於北郊潤生乘其初集秣馬誓衆親率壯士五百人闢北關直入賊壘戰一日夕斬首二千餘級還賊恐退三十里軍於霑益州境候大隊至復圍城城七周盡力攻擊潤生寢食城上親冒矢石指揮堵禦凡五十七晝夜城中火器盡援師不至士無生色猶堅守潤生乃呼壯士告曰今賊勢盛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城陷授首於賊何如背城一戰大丈夫死於戰場爲國家忠義士不

亦快乎。壯士皆曰諾。乃飽食率壯士八百人乘黑夜大雨直抵賊營。賊因雨不備皆酣睡。聞戰大驚起自相殺。因遶賊十三營。城上皆鳴鼓擊柝大聲呼以助。遂斬首數千級。達旦賊知官兵少大集團。數匝潤生率士奮身斬數百人突圍出。而壯士盡沒於賊陣。僅存十三人。保潤生入城賊攻益力而內乏糧草不能守。潤生見事不可爲遂冠帶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閉戶自經。城乃下。永明王稱制於滇。贈太常寺卿。謚曰忠烈。

外史氏曰。余流寓曲川者十餘載。曲之父老有能言焦太守城守事者。甚詳其言曰。太守潔己愛民。能下士。士樂爲用。與賊大小凡十五戰。戰無不捷。賊無能爲。舍之去矣。會奸人以城中無儲告。乃復還攻之。而太守卽見危授命。可謂善成仁者矣。

江源洞傳

江源洞字洞然六安州博士弟子員也生而奇偉知將略喜談兵明末流寇猖獗踞六安東南山爲巢時出焚掠無軍史可法檄選州中名家子弟練鄉勇以拒之源洞應檄而出授以僉書都司防守六安洞然破家募驍勇士三百餘人號鐵騎營嘗出奇斬賊賊畏之不敢出州恃以無恐壬午仲夏鎮將覃世勳因餉不繼與州守怨遂搆賊格墨眼乘夜襲城洞然率士力戰得保全及旦見賊中有鎮將

部卒洞然知其通賊遂白知州宗室朱謀夫令鎮將移駐城外世勳怒遂反洞然巷戰兩晝夜世勳敗走投賊張獻忠且極言州城饒富獻忠率賊數萬圍城三匝攻十餘日不下世勳卽以防城火藥進獻忠作地雷以駁城城潰謀夫遁洞然率壯士大戰不肯退獻忠謂衆賊曰毋傷此好漢爲我生致之以故戰至日晡殺傷甚衆止十餘人力竭被獲獻忠大悅親釋其縛相接以禮勸之降洞然大罵曰吾天朝臣子豈肯辱身作賊耶史公不日來將殲若輩矣獻忠猶不忍害世勳從旁激賊怒遂決其目截其舌洞然猶作刃賊狀而死年二十有七旣而獻忠悔聽世勳言卽斬世勳於舒城之南以徇聞者稱快

外史氏曰明亡賊起破地屠城者半天下而高爵厚祿之徒或叩首乞降或挈妻子而遁乃死社稷者反在一白面書生嗚呼此有明隆重斯文之報也洞然無嗣有姪總於國朝康熙戊辰成武進士守京江得軍民心地方安堵人以爲得家傳將略云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二

江陰 陳鼎定九稿

目錄

忠義部 下

搖船客

髯樵叟

西安丐者

金陵乞兒

韓給諫

古副將

王太守

劉孔和

吳義士

靖寧王

魏將軍

趙叔濟

義僕亥時

義僕李兒

問溪外傳卷二 忠義部下

江陰 陳鼎定九稿

搖船客傳

搖船客者失其姓氏不知何許人也國變後常牽小舟往來三吳間載貨為食載畢必泊僻處或楊柳下或芙蓉中携樽痛飲醉則誦離騷天問章其聲悲慘聞者欲泣善射能引二石弓金陵群少年操弧矢賭飲燕子磯傍有周生者百發百中滿座傾倒搖船客從而觀之曰善則善矣惜

乎未盡其神也周生愠乃操弓進曰請爾試之搖船客乃
令立十竿爲的於百步外引彀大呼曰中某節百矢無一
虛謬諸少年大驚邀上座請述姓名曰吾搖船客耳無姓
名也遂取觥自酌竟酣而去他日於寒山寺壁題三絕句
云一叫蒼天一撫膺可憐功業已無憑吞聲泣盡傷心淚
羸得霜毛兩鬢增一葉長江萬里浮填胸空有半天愁痴
心想望黃河水逆向崑崙西北流自嗟無地可依栖只合
孤舟東復西怪殺傷心堤畔樹年年春暮子規啼後聞南
中事長號痛哭卽舍舟投水死

外史氏曰此忠義士隱於長年者也讀其詩多哀怨不得
志之辭嗟乎亦可悲矣

髯樵叟傳

髯樵叟者失其籍亦未詳其姓名因其美鬚髯善樵而年
 又最高故人皆呼曰髯樵叟身長八尺餘多膂力每負薪
 三百觔貨於市止索百觔值人怪之問其故荅曰人之力
 均負百觔吾力能負三百觔者天也吾寧敢邀天之功以
 為已利哉邀天不祥利已不善皆惡德也人生天壤不能
 德德可蹈惡德乎人皆笑以為迂每清晨必負薪入市貨
 薪必沽酒痛飲放歌以歸日日如是午後則采薪洞庭山

中人跡罕到地乃入人又怪問之曰吾多力合遠樵彼力少者應讓之近地也甲申初夏山中人沸傳李賊陷京師崇禎殉社稷已改元永昌矣髯樵叟聞之椎胸長號曰吾向知天子姓朱何乃忽換姓李耶既曰賊何可爲我天子乎遂痛哭三日投震澤中死

外史氏曰異哉髯樵叟也無一命之榮而有仲連義不帝秦之志豈非忠義出於天性者哉或曰是隱君子也

西安丐者列傳

西安丐者失其姓氏秦人也明末李賊之亂秦中諸郡邑塗炭民不聊生丐者携敝筐乞食西安市中夜則宿北城戍樓下蓋三年於茲矣守門軍見其衣冠雖縷然補苴甚潔且步趨方正語言爽朗而筐中嘗貯書卷暇輒披閱知爲故家子弟也憐之竟不呵逐以是得久棲癸未十月闖賊破西安大肆淫掠丐者忿之每夜歸戍樓輒痛哭至漏下如是者三閱月門軍以其遭亂離故亦不怪也至除

夕郡中人轟傳明且李賊僭皇帝位矣丐者聞之即趨歸
成樓大哭抵暮題詩成樓壁上曰分茅踐土莫非臣雉堞
重重寄此身上如予何必死明朝不是大明人投筆竟
自經死元旦李賊僭號大宴賊百官於庭有都司吏丘從
周者忿之陽以從事治宴入內見賊百官拜舞呼萬歲畢
各就位舉觴飲三爵起奉觴前爲賊壽從周忽盡脫其衣
禪無寸絲掩體直上至賊前舉壺擲擊賊頭顱不中大罵
逆天無道賊安敢如此無狀賊大怒呼羣賊攢刃斫之從
周身被數百創罵不絕口而死

外史氏曰李賊亂秦所向瀾倒乃西安丐者能伸大義於
其未僭號之前而都司小吏能明大義於其既僭號之日
嗚呼二人者可謂砥柱頽流矣

此殆荆軻高漸離之輩歟

新安心齋張潮

絕筆自經耳不忍聞其僞稱舉壺憤擊目不忍覩其逆
狀一丐一吏乃能如是偉矣哉得此合傳兩人節概直

與日星河嶽長存天壤真闡幽快筆也

新安雲逸吳啟鵬

金陵乞兒傳

金陵乞兒者失其姓名亦不知其何許人也明末冠窮冠履朱履躡木屐負方瓢挈竹筐瓦罐乞食於市善與之則鞠躬受之如嘔爾蹴爾而與者皆弗顧也甲申北都陷福王建國南都乞兒傷之日飲醇酒醉則坐鍾山巔放聲長號曰嗚呼孝陵麋鹿遊矣嗚呼離宮戎馬馳矣衛士惡之持戈往逐乞兒躡屐飛走逐之不及間日乞兒又往哭復逐之又不及衛士怪之聞於尉尉令伏數人山谷中皆挾

弓矢持索絢伺其來他日乞兒又至始縱聲號伏起射之不中追之又不及於是乞兒懼不敢復登山惟日乞於市乞而飲飲而醉醉而哭歲餘大兵南下相國馬士英挾福王遁城中空虛百姓開門降乞兒乃碎瓦礫破方瓢毀籬冠題詩秦淮橋柱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舉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遂擲筆投水死外史氏曰嗟乎亾國君臣至于福王馬士英可爲至無耻矣當國家淪喪不思臥薪嘗膽乃君臣耽酒色尚貨利迨兵臨城下卽率妻子以逃若乞兒者固明之隱君子也憤世疾俗耻與衣冠同列故自污其身以羞之也嗟乎乞兒亦可哀也已

固當與衣葛傭補鍋匠並傳千古

新安心齋張潮

韓給諫傳

韓給諫如愈字退如興化人前崇禎辛未進士初謁選得安化令地僻道遠吏部臆彼必以易地請如愈慨然行弗辭也三年奏最入爲兵科右給事時江南北兩相君當國同鄉諸臺諫各有所依附如愈忿之大書一聯揭廳事壁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脚跟不着東西方爲君子獨中立不倚本垣都給事會應遴初迎合楊嗣昌嗣昌死力攻之疏請剖棺戮屍以謝天下既附薛國觀國觀罷卽劾

其同鄉林御文株及國觀迎媚周延儒及延儒被劾卽力
詆延儒爲嵩檜如愈糾其反覆傾危疏雖畱中然傳誦長
安人多稱快周鏞建言夙望然性忤善排陷同鄉亦疏
及之陳道暉同籍同門也以戶郎出守廣平如愈知其非
二千石才亦糾之山東總兵劉澤清屢失事懼誅密遣人
刺取兵垣章奏如愈疏發奸狀下其人於獄澤清益懼使
使賂如愈如愈不受辱詈其使遂深啣之甲申三月奉命
催餉出山東澤清遣其麾下楊國柱賊如愈於道後一日
京師陷莊烈皇帝崩

外史氏曰前朝崇禎時巨僚間擢浙黨臺省兼用東林蓋
欲其相持無偏勝以去中朝之黨并去河北賊也不意愈
去愈牢廟堂與封疆矛盾以迄於亾昔人謂朋黨能亾國
信哉廻思先生廳壁之言不禁涕零矣夫都諫人所憚建
言人所推同籍同門則又人所親且比獨先生從君國起
見不顧嫌怨讜論不輟可謂忠矣先生沒後澤清卽降我
坐法伏誅等死耳豈若先生白骨至今猶香也哉

金三千忌者指盜渠善道行緹騎逮訊法司疏救曰某前
任潮河川不愛萬三千板木而坐以盜帑三千果辭十萬
而受萬者耶乃解越明年我兵入兵部檄往敵中貴某忌
之不肯發兵從道行歎曰封疆危在旦夕豈容逗遛耶乃
率八騎趨入境軍民素懾服多來迎遂逆戰復牆子路解
密雲圍樞府疏奏坐中貴法晉道行副總兵官移宿遷護
漕叅將甫抵任流賊入寇乃帥衆三戰三捷擒賊首陳肖
宇小揚州獻俘漕幕辛巳秋九月賊前鋒袁時中大舉寇
河北督漕史可法檄禦之大戰於雙溝凡三晝夜斬賊數
千級賊欺孤軍集衆圍之援師不至道行與七百人俱戰
死。

外史氏曰明末流賊之難擁臯比者多膏梁子見輒棄甲
而逃或逡巡觀望不敢前將軍提七百人入數十萬虎狼
之陣斬殺甚衆而援師不至全軍戰死而無退志噫白骨
與白日爭皎矣

王太守傳

王太守域字元壽號兩瞻華亭人也以舉人授宿州學正
值流寇犯以守城功升國子博士遷工部主事出督蕪湖
關甲申北京陷關稅無所歸多以自入城獨歸之南部當
事者以舊籍所無欲與域分域曰萬方多難爲臣子者當
破產不爲家戮力王事敢自私乎毅然不許福主立南都
倖進者驟至卿相域忤當事以副使銜出守建昌益王橫
甚持法爭之民得安乙酉江南定益王欲稱號民畏其暴

皆譁王召域議餌以大拜域泣對曰國事至此而臣子因
以爲利乎拂民難成王其忠國以靖民修德以待天無務
自殖也自殖則禍且至矣議乃格我兵至域堅守王見勢
危開門遁城破域被執械至武昌當事聞其賢謂之曰吾
知君得民若降則晉君巡撫域堅拒曰吾世受有明恩義
不事二姓求速一死以報國當事命置之獄令人說以百
端勿聽乃殺之年四十有七同死六人兩副使王養正夏
萬亨司理劉允浩其二人則子忘之矣土人收葬武昌城
外題曰六君子墓

外史氏曰王太守以端方自持以廉潔自愛不待蓋棺而
論定也有可富之機而不肯私一錢有可貴之時而不肯
營一級其爲人何如哉

劉孔和傳 劉孔和

劉孔和字節之山東長山縣諸生前朝相國劉鴻訓子也
工文章尚氣節崇禎末流賊熾中原孔和忿之投筆講武
備散家財結納海內豪俊矢志滅賊甲申闖逆犯京師孔
和倡義兵三千人殺僞令霍某趨救甫抵畿內而京城陷
矣聞莊烈皇帝殉社稷遂被白鎧舉白旗大書於幟上曰
十六帝德澤在人可卜中興於再造三百年臣節掃地願
拚下士之孤忠與賊血戰數十陣而賊勢益熾中原竟不

可問乃帥衆南奔渡淮謁福王於南邸以不能迎合馬阮
故還軍駐桃源希北窺中原復故土忿劉澤清懷二志誓
欲誅之事洩澤清遣其下賊孔和於桃源之東關及除命
下授前協總兵官而孔和已死三日矣
外史氏曰流賊之犯京師諸臣束手無策城陷有志者一
死而已孔和諸生耳散家財倡義師直抵北都以勤玉鳴
呼哀哉大厦將傾而欲以衰柳一枝支其頽敗得乎及南
奔江左希遇英主以成其志而反見賊于逆臣功雖未就
志可悲矣

吳義士傳

吳義士昞字闇卿歙縣人也父少亭業鹺茨移家於揚昞
遂遊江都庠弟暲亦補郡博士弟子員昞性孝友尚氣節
博學以文名淮南妻鄭舉一子而鄭歿繼妻譚生子甫一
歲值乙酉大兵圍揚昞偕弟日則荷戈城守夜則讀書興
教寺城垂破暲持兄痛哭昞正色曰吾輩父祖受國家恩
將三百餘年矣當此萬方多難媿書生力弱不能提劍躍
馬爲朝廷捍疆圉寸心耿耿萬或事不可爲惟有正衣冠

一死爲大明鬼耳安用悲哉第吾弟無子母老姪幼宗嗣
攸繫不可死也弟其薙髮爲僧庶幾得保吳氏一綫乎
然之城破晒冠儒冠服儒服北向再拜投佛殿前井中死
時妻譚正依母氏聞夫死卽以幼子溺水甕中患不得卽
死復以大石壓之須臾氣絕然後整妝投繯死於是譚氏
父子姑婦以及僮僕婢媼數十人咸感女烈俱自經室如
懸匏慘不忍觀晒前妻子守信甫六歲先一月依叔母還
歛賴瞻教養以成

外史氏曰明亡大官大祿者多婉轉不肯一死以報國家
晒一諸生耳乃臨難不肯苟免何其烈哉至於妻亦從容
就義可謂不媿乃夫婦矣

以身殉國古稱難能况夫婦同志其烈不更足風哉宜
乎留溪先生一聞之卽忻然爲之立傳將千載之下吾
不知其事以文傳抑文以事傳矣

涪村與白朱珣

明寧靖王傳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號一元明太祖九世孫遼王裔長陽郡王弟也始授輔國將軍配公安羅氏女崇禎壬午流賊陷荊州將軍偕父惠王及宗室避湖中甲申北京陷福王建國南京將軍同長陽入朝晉鎮國將軍令同長陽守浙江寧海縣乙酉夏浙西郡邑歸我長陽率眷屬奔閩將軍獨守寧海旣而鄭遵謙舉兵紹興迎魯王監國進守錢塘將軍亦帥軍會江上時傳長陽已故監國卽晉將軍爲長

陽王及唐王立閩王表賀唐王亦如監國封後知長陽尙存已襲遼王王表請以長陽封讓兄子唐王不允改封寧靖令督方國安軍丙戌五月我軍渡錢塘王奔寧海復會監國軍駐舟山十一月鄭芝龍與唐王不合知越州不守遣鄭彩帥舟師來迎王與監國至廈門而芝龍先已歸

命北行矣遂與淮王鄭鴻逵及芝龍子大木兵攻泉州不克

乃偕淮王鴻逵至南澳旣而永明王立肇慶遂入揭陽永明王令督鴻逵軍戊子春令兼督鄭成功軍庚寅冬粵潰

辛卯春偕鴻逵還金門夏五月偕成功取臺灣成功事王甚恭成功死子經嗣授餐之禮廢等編戶無以資生乃就竹港墾田數十頃以自給鄭氏又從而徵其賦乙卯經因耿精忠叛詳爲應援竊據漳泉郡邑王知反叛非順違天不祥高卧臺灣經以兵少抽下按其田以徵悉索募應王益困窮幾有首陽之餓矣戊午元妃羅氏卒癸亥靖海將軍帥舟師討鄭氏諸人皆恃海怡然王獨蒿目憂之嘗言臺灣有變我當身殉六月我師克澎湖二十六日鄭兵敗

周王謂妾媵曰我死期定矣爾等年少或適人或爲尼聽
自便妾媵僉曰王能全節妾等寧甘失身請先賜尺帛死
以明從一之義於是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俱冠笄
被服齊縊死於室歛畢王乃大書於門曰自壬午流賊陷
荊州携家南下旣而避亂閩海總爲保全遺體遠潛異域
四十餘年今六十有六歲矣遭逢大難完身以死不負高
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命昇柩至中堂卽加翼善冠服團
龍袍束玉帶佩印綬以寧靖王麟鈕印送交鄭克塽拜辭

天地祖宗畢耆士老幼入拜王答拜已然後結帛於梁自
經而死葬於鳳山縣長治里竹滬與元妃羅合焉妾媵五
觀殯於文賢里大林邊去王墓三十里王無嗣繼益王裔
宗位子儼軫爲後甫七歲安插開封府杞縣

外史氏曰明之宗人自嘉靖朝太祖一支已慶十萬矣國
亾死節者寥寥寧靖王流離瑣尾逋逃海外四十餘年臨
難全節三百年之綱常王獨繫之矣至妾媵亦視死如歸
非王夙有儀型觀感之深焉能慷慨赴義一至於此哉

倚託豹豹素知書持籌裕如時李自成張獻忠亂荆襄豹以技勇數脫賈人難賈人卒於旅攜其櫬還葬於是俠名滿江海間豪傑士皆奔走請交與關中張公勇稱生死友歲乙酉福王稱帝南都令樞密選技勇豹冠羣士授金吾入直內殿馬阮擅政亂法豹忿之乘醉大呼曰今何時也君臣縱慾淫佚偷安奚以妥二祖列宗之靈乎會見銅駝荆棘中矣大哭達旦聲徹內庭馬阮惡之廷杖四十黜之乃走福州奉唐王卽位授水師總兵官福州亡從海道入廣州同呂大器輩奉永明王卽位晉靖東將軍時年三十始妻南韶道屠時中女海寇羅阿福亂豹獨帥一軍平之晉爵爲公復請往封日本日本欵附而軍資藉焉旣而廣東西俱失永明王出走豹率家將扈從入黔安龍土司陸卡謀叛豹撫以恩信激以忠義威以技勇卡畏之不敢反賊將孫可望殺宰相吳貞毓等十八人豹因趨貴陽通好陰與白文選馬進忠交言及國事輒慷慨涕零二人感其義遂與盟約後李定國迎王入滇與可望戰文選進忠果

叛可望來歸豹復從間道撫蜀西山十三家圖可望衆皆
輸誠及歸而雲南不守走永昌矣乃追從之過趙州馬惟
興將奔麗江勸自爲計豹曰我輩皆去忍主上獨行耶揮
淚謝之行居緬三載日以恢復爲事數上書而沮於賊臣
惟有仰天痛哭而已辛丑七月緬人詐求諸王大臣赴阿
洼盟豹偕文武四十餘人赴之中道伏發豹出利刃仰天
大笑曰平生忠義今日乃畢天乎胡不使我長鎗定業而
反以短兵較技耶手刃數十酋力竭被害年四十有四妻

屠後亦盡節事詳本傳

死於酋者四十三人

外史氏曰永明王在緬臣子死於酋者共四十三人皆束
手就縛而斬惟將軍持短兵力鬪而死可謂忠且烈矣

劫入寇江淮間心不忘明者多與之通巨室案死者數百
家章尤亦與焉既棄市叔濟收其屍殮畢復市五觀歸泣

手掠縣而博謝殊軍赫赫兵大闢而取可謂忠且烈矣天
位史因曰采明王五縣百千級故酋番共四十三人皆東
晉對亦盡有軍精本勳 五外齊宋四十三人

趙叔濟傳

趙叔濟者前朝職方郎館陶耿章光家僕也國亡章光卽
棄官歸田里順治己丑徙居江寧叔濟從之會海上鄭成
功入寇江淮間心不忘明者多與之通巨室案死者數百
家章光亦與焉既棄市叔濟收其屍殮畢復市五櫬歸泣
請章光妻曰主刑矣籍夫人者且至夫人將就檻車北上
乎將從主人地下乎夫人曰諾願從夫子死叔濟又請章
光側室曰少夫人將就籍乎將從夫人同事主人地下乎

少夫人曰吾焉敢生復請其二女二女僉曰願同死於是叔濟語其妻曰爾將安之妻曰死而已曰能如是乎當先死以爲主母導乃驅之入井夫人暨少夫人及二女俱魚貫投井中叔濟拱立井上俟死出其屍殯於堂遂自經於五棺之側

外史氏曰諺云螻蟻貪生而人之貪生也甚於螻蟻故冠儒冠服儒服熟讀詩書快談禮義自號曰君子者往往當大節而貪生卒背於道叔濟人奴耳乃其明大義驅妻子激主母闔門入井而已亦以身殉嗚呼其聞道者矣豈可
以人奴目之哉

簡勁無一支辭弱句可傳可傳

新安心齋張潮

叔井中叔濟拱立井上

王相之佩

唐虞淵一末神廟功初

以人双目之請

寒主母閭門人共而日衣以其感訓判其開後

義僕傳

亥時者失其姓不知何許人三韓董廷伯家僕也廷伯少

從

太祖定東方以功授佐領及

世祖入關又帥師破流賊定洛陽下江南收兩浙授世職遷

刑曹湖南賊亂

世祖知廷伯材擢戶部督糶從師往征而亥時從焉主帥某

素驍勇遇賊於馬湖大破之追奔三舍乃駐軍江濱廷伯

見師壘死地而將士氣驕患爲賊乘入謂帥曰吾聞兵驕者敗路險者危今士卒乍勝而氣盈軍營背水而臨絕恐賊乘黑偷犯難以進退請分犄角之勢以備不虞不聽又請輜輶渡江結壘遙爲聲勢又不聽廷伯不得已率所部及家衆裹甲以待是夜賊果來犯一軍皆驚竄廷伯率衆護餉死戰及曙賊勢益熾衆悉棄械走亥時大呼曰若等毋走今日主僕當死作一處衆弗顧亥時獨揮戈力助廷伯戰矢集如雨身被數十創主僕俱斃越宿亥時復甦見主亾大慟鋪土掩屍匍匐至京詣部懇主陣亾狀奏上詔贈廷伯官錄其子乃曰吾可以報主於地下矣長號而絕

長號而絕

外史氏曰見危授命舍生取義乃君子之大節也亥時人奴耳識主僕之義臨難不苟免至死不少怯及甦必白主功狀邀卹典然後畢命嗚呼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以服與酒典於外畢命謝利存千人與晉千人出

及其端王與之義嗣雖不存與至取不少謝必口至

以與田日與武對命合土與漢八等子之大贈出與部人

諸能故自官籍其千八百日皆可以歸主與與可矣是與而

義僕李兒傳

義僕李兒者山東李司馬家僮也年十二三即執役於司

馬家因以李為姓司馬為諸生時家貧好飲喜投博無甌

石儲嘗一擲百萬也李兒早起輒往海濱拾魚鰕貨錢買

米供主母午後入山采薪以備明日炊日日如是也司馬

嘗大醉歸稍不合意輒痛撻李兒每醉李兒必負重傷夫

人憐之涕泣以勸司馬弗聽也然李兒毫無怨望意司馬

每赴科歲試一身蕭然李兒從之行必措一二百青銅錢

購瓦硯水注線囊如干入市貨錢以供司馬薪水邑有叛
人產方數千畝皆荒不可黍稷矣有司變價司馬有大志
欲得爲田宅詣吏承業追值無所償也司馬遂走京師吏
勾其家屬無他僮僕卽繫李兒用六較每較非三十杖卽
二十杖下體無肌肉僅白骨慘慘如是者十年司馬登賢
書償值然後脫司馬戒進士居要路李兒始吐氣然亦心
翼翼未嘗或肆也司馬待以子弟禮後司馬死李兒殉
外史氏曰當患難顛沛之際而忍死不變者士大夫所難
能也李兒以人奴綽綽然行之有餘裕豈非豪傑之士哉

雷溪外傳卷三

目錄

孝友部

劉孝子

平孝子

趙孝子

孫孝子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江孝子

山東孝子

孫耀生

張三愛

王孝子

徐孝子

孝丐

張孝子

路孝子

鄒孝子

魏叔子

徐氏雙孝子

翁氏與孝子

賤姓子

賤姓子

雷溪外傳卷三 孝友部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劉孝子傳

劉孝子雲鳳字丹山號怡護吳郡人也有至性七歲喪父
躑躅呼號一如成人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至不生家人
力勸乃解母顧年二十七矢志撫孤訓以義方既長能體
親心攻苦力學博通經史不求仕進惟承顏順志奉母而
已嘗以不及事父為恨室中供父遺像每食必祭必齋如

也出告反面奉之如生每讀父遺編手跡必涕泗交橫不
忍遽釋展讀再四乃已母患目疾忽雙瞽醫藥弗瘳雲鳳
夜必禱天叩頭流血求以身代久之母目復明母年八十
三以疾卒時雲鳳年逾六十痛哭如嬰兒毀瘠骨立居喪
蔬食飲水三年未嘗見齒於是鄉黨皆稱爲真孝焉雲鳳
宅心仁厚樂善好施凡親族故舊貧乏不能自存者皆周
濟之歲凶常散粟以賑鄉黨活者甚衆精易學著有讀易
偶得二卷行世爲士林推重當事皆以真孝旌其廬

外史氏曰孝爲百善先也人能孝則百善從之矣雲鳳之
能惠三黨澤桑梓者皆由能孝來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信哉

平孝子傳

平孝子名德清字君輔無錫義士平若衡子也若衡字佐時少以氣節自尚甲申三月聞京師變即縊死時德清弱冠哀號不食者五日其母何諭之曰汝惟有襁褓弟父死吾所藉者汝耳今汝不節哀順變是棄母與弟於溝壑也於是乃食既葬鷄鳴先起必為母滌溺器汲水治薪然後入塾暮歸必迂道父壟再拜號泣雖風雨無間也或悲哀憊輒經宿壟上自幼至長家人未嘗見其笑容至母前始

強爲歡顏人或一言及父卽泫泫淚不止當父死時母甚少苦志守節家道零落一無倚藉撫二孤二女惟徹夜紡績以資日給德清每夕必操卷伴母或三鼓或漏盡母休始休母憂其成疾嘗戒之對曰吾母且爲爾兒勤勞兒敢不力學以成先人之志乎終不輟遂以博學聞一邑他日母病篤醫者多云不治乃呼天號泣走禱東嶽請以身代廟去家數里未及其弟德混方持母泣聞空中有神人語曰小子毋哭爾兄願代母死上帝已移壽三紀矣室中多人及此舍老幼皆聞母疾遂愈而德清竟先母而卒

外史氏曰平氏夫死義妻死節而子死孝可謂一門守道者矣余嘗過其里父老指孝子塚示余其上有樹高丈餘枝幹皆西向下垂覆其父塚噫其精神一至斯耶孝子死年三十餘豈天果移其年以益母也耶抑天旣感其孝而力不能爲其母特增壽也耶余不能不致慨於子長氏顏跖之論矣

尺餘濯而就烹炊悶於地同居叔準夜起溲見殘燭於庭
几上小刃血漑然流地下驚曰安兒割股矣至庖見希乾
惛臥竈旁撫摩之少甦曰爲熟此進予母耳準視之則腸
也驗其胸腸猶垂焉驚而泣意必死矣掖之臥於牀乃代
烹進之嫂給曰嫂久病昨得野味少許可愈疾試嘗之嫂
食盡而病霍然是日卽起準視希乾形神無憊喜曰猶可
救也乃謀參湯及糜飲之至次日所垂腸尺許收寸餘三
日復收數寸十日而創與腸合矣然終其身糞從胸下以

管出先是邑令祝君聞之使廣文朱某來驗果然乃歎曰
純乎天純乎鬼神非人事所能參毫末也乃旌其門曰真
孝明年希乾舉博士弟子員越二年以明經薦明亾卽棄
舉子業奉母入深山閉戶不出母死後十年而卒年七十

一

外史氏曰事親之心真則可動天地感鬼神觀希乾之割
腸而益信有鬼神矣嗟乎事親患心不真耳真則未有不
動天地感鬼神也

之几上血湧然流悶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適隣叟來問疾見之驚歎方知其刲胸也既而復甦因依庸醫方以肝雜藥進父服之卽愈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如故孫學貫字吾一寧國太平人幼隨父賈於梁溪父爲仇家所中陷獄學貫年才十三卽赴訟直指得脫繼又被陷乃匍匐至京擊登聞鼓以聞

章皇帝下其奏於法司聽坐讐家父寃卒雪後父病篤學貫日夜號慟遍禱神祠歲餘病益劇醫者言不治卽入室自經求代父死家人覺而救甦然父病隨愈而學貫以服勞過吐血而卒年二十三妻浦氏痛夫絕食而死年十八外史氏曰聖人以孝教天下而守身爲大故臨澁履薄守身之至卽孝親之至樂正子春下堂損足以爲忘孝范宣亦手改容以爲毀傷受全斯乃爲孝若夫割股刲肝投繯代死愚之至矣豈聖人中庸之道哉然庸夫孺子未漸詩書之教而能發其至誠出其天性知有親而不知有身雖不得孝之道而得孝之心矣三人者可謂孝之愚也哉

西左良玉從楚勒兵犯金陵敗於皖亂兵肆掠江以南而建德遭蹂躪特甚宰挾弓矢負母逃難山中兄寬爲游騎所踐幾斃宰於擾攘雜沓中負母行數十武置道旁命妻子侍之還負兄至母所復負母行數十武又還負兄如是者一日夜乃得達浚處亂定奉母歸事之益謹母年八十年八十矣卽日夜孝養亦爲日無幾也妻汪亦能體去志善事其姑母年九十四而卒宰哀毀骨立盡棄其產以葬三年喪哭無虛日邑侯聞其孝友以賓舉宰避去不就年七十有五而卒

外史氏曰余聞建邑江氏聚族而居者千有餘家書香代不乏人然念坤未嘗讀書山中樵人耳獨能孝母友兄嗚呼其亦世所希有者歟

摹寫孝子事親愛兄情狀竟是一幅江革負母逃難圖而簡淨如琉璃瓶中貯天雨水無一絲斑點也

新安心

齋張 湖評

山東孝子列傳

東昌丘縣民王祚昌性孝父之典疾篤百藥不効乃泣禱

於神剖腹割肝為羹以進父食之即愈祚昌亦無恙兗州

城武縣諸生田澤有至性生母病故泣血三年形神俱毀

父與遭亂被賊害澤號泣走千里尋屍歸葬事繼母杜至

孝待二弟潤滋甚友愛滋早卒視遺孤若子教養成立人

多稱之青州樂昌程所好性孝父早卒事母靡甚謹繼妻

少怠即出之母年百二十而卒所好年亦八十餘哀泣如

孺子既葬以哭母死德州韓育英兄弟六人事親至孝父
卒育英年十五號泣不食欲死家人力勸乃解與諸弟同
居五十年弟姪孫男婚嫁皆其一人母卒盡哀盡禮人謂
得孝之正鄆城諸生刁鴻舉父文龍有隱德承歡膝下無
少怠父卒哀毀備至廬墓三年白鳥來巢人稱真孝云滕
縣鹿鳴明農人也有至性父每飯必侍左右父年八十一
無疾而終母亦如之廬墓六載哭無虛日塚上產玉芝高
八尺見者感歎事兒甚恭每食必共其友愛如此濮州閻
有爵早失二親及長哀慕不已廬墓獨處三年掘地忽得
醴泉味如甘露冬夜豺狼結群而來繞卧其下以護其寒
其孝感如此

外史氏曰甚矣孝爲百善之先也凡今之人所云爲善者
誦經修齋飯僧供佛而已嗟乎舍父母真活佛而不恪事
反從信夫虛無寂滅異端無倫之教而云爲善不亦愚哉

今特來謁敢請老人熟視曰嗟乎吾望汝久矣汝今始歸
來乎乃歡然携手入隨命家僮扃其戶抵密室老人呼耀
生跪堂下責之曰咄若何人斯吾與若素昧平生何得冒
呼舅氏將欲詐若老子耶耀生頓首泣告之故且曰患強
暴侵凌特以至親相假耳老人曰然則汝真吾外甥也且
吾流寓於此舉目無親而又七十無子汝能父事我乎耀
生日諾老人卽呼家僮掃榻以館命以郎君呼更數日乃
治酒大會鄰里出耀生見之曰此犬子也曩寄育外家今
來歸矣令遍拜長者於是耀生閉戶讀書三年大通經史
一日老人呼耀生告曰汝齒已長當乘時取通顯以光吾
門吾已爲汝治千金裝可北遊太學力圖進身毋怠耀生
以定省無人固辭不得乃行時我

朝已定中原而河洛羣惡少猶借前朝名號聚衆六安山中
時出焚掠耀生經其境被執逼之入夥不從乃幽之巢中
幾三載耀生乘羣惡少遠劫遂策其良馬馳歸而老人已
死耀生大慟服三年喪畢遂薙髮爲僧乃以緇衣歸故里

父某早爲讐家所害耀生心痛之不敢言也乃佯與讐家
交甚密使不疑陰令客以利啖讐家讐家悅於利乃共出
貲爲賈偽言販粟武昌揚帆竟入淮南湖夜泊中流客乘
月與羣從豪飲畢卽執讐家屬聲責曰汝知罪乎孫太公
與汝何怨而汝害之吾奉其郎君命來取汝頭汝合死母
多言勒作書報家人託言販貨東粵歸期遙遙且不定書
畢卽殺之持其頭報耀生陳祭父塚飄然他往讐家予得
書以父且遠客遲歸竟不問後聞耀生得善知識記蒞以
佛法顯吳越間名元志字碩揆云

外史氏曰有報人之志而不能堅忍者匹夫也假令耀生
當日不能堅忍卽悻然見面彼讐家非百足把持卽飄然
遠引烏能斷其頭以雪先人之忿哉乃陽與交而陰圖之
卒授其首嗚呼可謂善復父讐者矣

寫生處紳得之史遷此道精微吾惟與江陰言而不厭

也
新安心齋張潮

鼓匠為誦禮其顛以毒夫人之忿造以則與交而割圖之
當日不辨望淚噴熱見面如讐寒非百只味熱噴熱然
伏史刃曰育辨人之志而不辨望恐昔刃夫也則令獸主
辨去懸吳越間各示志字願熱云

張三愛列傳

張三愛字道原河南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甚孝父暴卒
呼號絕去者再既葬晝則歸事母夜則臥父壟者三年無
日不痛哭也母病經年臥床三愛延醫禱神無所不至不
得効乃於夜半持利刃剖胸割肝雜卵湯中進母母啜之
神氣頓爽不三日而痊三愛逾七日創亦合歙州有潘煥
者父病篤醫者不治煥急欲割肝救父持斧自劈手軟不
能握因縛斧於几倚身就割裂創三寸許探肝割之雜糜

中飲父病卽愈煥創不三日而合後十餘年父歿廬墓側與猛獸狎冬月猛獸憐其寒每大雪輒來與煥同寢處或啣麋鹿進煥烹人以為孝感云同邑又有尹氏四子孟夢炎年十四仲夢昌年十二叔夢呂年九歲季夢友年七歲皆能事二親如成人母病瘵將不起四子哀號累日夜孟與仲謀挾小刃各縛臂互為割烹羹進母季知之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耶惟叔也少可不割叔不可謂三兒曰必先我割我乃無號不然吾將號於父矣遂伸臂交割投糜中飲母病遂愈

外史氏曰此皆毀傷身體以救父母者也儒者所不道然原其心可不謂之孝歟

王孝子傳

王孝子名基嘉失其籍性孝年十四隨父採薪山中遇虎

攫父去基嘉持樵刀奮前逐虎揪虎尾大叫以刀亂斫虎

不舍乃從虎口中奪父出負之行少頃虎復來攫父基嘉

復與虎奪虎怒舍其父即搏基嘉基嘉力不勝卒為虎所

傷父得悉全而基嘉逾三日斃吳汝貞者孝子也亦失其

王孝子傳

籍字西溪世為農夫與父耕山中母來餉遇虎於道拽之

去汝貞持鋤奔逐虎虎負嶠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

去汝貞持鋤奔逐虎虎負嶠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

去汝貞持鋤奔逐虎虎負嶠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

去汝貞持鋤奔逐虎虎負嶠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

去汝貞持鋤奔逐虎虎負嶠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

去汝貞持鋤奔逐虎虎負嶠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

虎怒躍起欲搏之汝貞倚古木而與虎鬪虎一搏不中反傷於鋤少怯向汝貞嘯汝貞叱曰汝害吾母吾誓不與汝俱生虎奮威再搏一躍而墮於澗汝貞乃負母行至於道虎又來汝貞置母復與虎鬪虎不敢搏踞而作咆哮聲汝貞曰汝母作聲吾必與汝俱死言已虎復來搏汝貞奮力擊之鋤折持柄以提虎遂爲虎所傷父與羣農鼓噪奔救虎懼遂逸去而汝貞創甚逾七日而卒

外史氏曰猛獸固不仁然亦有仁者焉若潘孝子所遇何其仁也耶至王與吳所遇則又暴之至豈非孝子有幸不幸哉

幸若

徐孝子傳

徐孝子失其名江寧郡庠生也七歲父為讐家殺孝子哀號動天欲報無由自是往往向隅泣年十五補博士員即往治家鑄一七首長尺許上鐫報讐二字日則藏衣襟中隨身以行夜則抱七首擁衾而寢如是者七年生子又七年乃語其子曰吾方七歲汝祖即為讐家殺今抱恨二十餘年矣曩未得汝故未敢以身報父及得汝吾患汝不育死而無後益得罪於先人堅忍至今汝今亦七歲矣吾觀汝

非不成立者吾將甘心讐家汝其自愛毋墮爾父讀書志
可也且讐人已老脫吾不能生刃其首則吾終天恨矣言
已卽挾匕首往立殺讐人於室飲其頭血持其頭陳祭父
塚畢乃自詣獄曰某殺父讐請案吏受讐家賄欲抵孝子
死於是閩郡諸生數百人環庭請吏曰子孫爲父祖報讐
擅殺行兇人者法當杖孝子無抵死例吏不聽孝子竟瘦
死於獄

外史氏曰唐徐元慶殺父讐詣吏吏議誅元慶而表其閭
禮官柳宗元駁之得以免後世遵其議遵以爲法何貪吏
竟欲孝子抵死而致瘦命於獄耶嗚呼安得請尚方劍誅
此貪吏以快孝子九原之心哉

吾胸中亦有長劍不知幾回視矣

新安心齋張潮所乞

有報讐之心而不遽行報讐之事觀其語子曰抱恨二
十年積慮良苦矣貪吏能死其身不能沒其名然則孝
子雖死猶生也哉

新安雲逸吳啓鵬

已十年蘇憊其苦矣食吏道其良不強其苦然以孝
有躄警之心而不數計躄警之事賺其苦于日躄則二

吾國中亦有是險不映幾回歸矣
禱安心齋張臚

批食吏以州孝于其親之心始

竟於孝于其親而廷與命飲憐暇則習安斯備尚大險藉

斷官味宗元德之善以食終世歡其蕭數以為其食吏

孝丐傳

孝丐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姓名順治間常棹一破

舟艇奉老母於內往來江陰無錫間乞食乞必長揖款請

樂與則鞠躬受之有吝色則疾去再喚與之亦弗顧所乞

之處歲不再至每日暮泊水滸必潔除艙舩設卮酒豆羹

於母前跪而進之呼母為太太太太者仕宦家封母之尊

稱也告之曰太太強飲一卮強食一肉兒當高歌以侑乃

搖首鼓掌謳吳歎於膝下母歡然為盡飲甚酣以是為常

母鶴髮縑縷然補苴精潔無穢容與人言多開元天寶遺
事亦無俚詞識者曰此故明顯宦也不知何以爲丐後母
死遂不知所之
外史氏曰明通紀載靖難之後有磨鏡補鍋之徒相值必
握手大哭蓋忠義而隱於賤役者也丐豈其流亞歟觀其
承歡膝下孝乎親而忘乎爲丐賢於富貴遠矣母終飄然
不知所往嗚呼其必忠義而隱於丐者也

張孝子傳

張孝子名惟孝丹徒人幼性孝五六歲事二親如成人父
母一有疾卽徹夜徬徨不寐家人憐其幼慰之曰郎君曷
不早自寢依依於此徒爲取苦者何耶惟孝曰吾親有疾
方轉輾牀第不能安枕吾何心晏臥耶竟不寢家人皆歎
服父踐公盟前朝明經也國亾卽棄舉子業閉戶不出人

發言及烈皇帝盟卽涔涔淚不止或獨處一室追念先朝
往往向隅涕泣以爲世受亾國恩不忍一日忘耳實無他
志也已亥鄭成功入寇鎮江舉城降寇退讐家以盟心不
忘明指爲通賊緹騎至收其家盟謀匿惟孝他姓惟孝聞
之大呼曰父亾與亾焉敢獨生堅持不可遂俱就繫及庭
質當事筆楚盟惟孝匍匐至前捧父足呼天長號願以身
代當事叱曰汝孩提之童烏足代父時惟孝才九齡也因
并楚惟孝惟孝泣告曰望公暫霽得白一言而斃彼鄭氏
何前朝名號入中國擄掠子女玉帛耳未嘗實心爲明恢
復尺寸土有興滅繼絕之志卽某三尺童子早已知其爲
僞况某父讀書明理識順逆者而敢與之通耶奈何憑讐
家一言而卽置人於族某父子卽死卽不服也言辭激烈
當事大驚曰此神童也父因得釋逾年盟有金人之夢忽
呼惟孝告曰吾欲逝矣我死汝必爲僧毋得逗留塵俗不
瞑吾目卽不孝乃示以詩曰枉着儒衣五十秋不忠不孝
死含羞目前多少酸心事歸去來今一筆鈎遂死惟孝躡

踊號慟欲與父俱死母謝泣慰之曰若欲死父其如老母弱弟何乃不死既葬堅臥壟頭不肯歸泣曰吾實不忍舍父去家人掖之行惟孝大慟欲躍水死母不得已爲結廬壟上并延師課之每食必先持祭父壟滄泣再拜然後食暮則掩卷匝父壟行更餘方入臥三年喪畢歸不肯就舍謂母曰先人命兒爲僧言猶在耳豈敢忘心乃棲止舍旁僧室惟旦暮入定省而已久之堅欲薙髮其母呼告曰汝欲從父命歸心空王固孝也而弟幼母老獨不念乎乃止年十七其弟旣長乃別母遊學四方以詩學顯於大江南

北

外史氏曰往年客寓京江京江父老爲予言巳亥之難闔郡株死者數百家張氏以九歲子力爭故得脫嗟乎惟孝三尺童子耳卽有父亾與亾之志大聲疾呼求免其父卒脫於難當其時氣奪風雷撼山岳矣能不感動王公大人哉

三兒童年耳鳴育父凶與父志大體熟和米京其父卒
 海林次青嫂百家劫刃以次歲于女年姑野劍製于勤孝
 小史曰曰封平齊肅京王京王父孝為平言曰亥之難闔
 非
 年十小其餘預具以問母教訓四女以精學顯於大邑南

路孝子傳

路孝子失其名太湖人也幼至孝數歲遭國變失其母號
 不食者累日夕父兄勸之以百數方解及長舉孝廉捷
 不見賓客閉戶長號以母不得親其貴顯也既而成進
 士思之彌切棄官遍走天下求之不得往往號泣於道聞
 者欲淚過楚南有奸人得其狀挾老嫗來曰此汝母也孝
 子大喜傾囊贖之歸事之惟謹朝溫夕清小心翼翼惟恐
 母或不歡也老嫗自知非路氏母故驕之稍不稱意輒批

孝子頰孝子叩頭流血以請罪乃已孝子或他出嫗卽痛
哭罵詈曰吾豈汝家母耶吾爲奸人所誘耳吾自有夫與
子豈肯舍真骨肉而爲贖母子耶孝子事益謹而嫗終不
能安其室他日嫗所生子來求嫗計歲長孝子三稔具言
其母被誘狀且言父術在孝子不信持嫗痛哭不肯舍嫗
欲求死孝子乃大慟而送之去
外史氏曰孝子豈不知母之假耶求真母而不得卽假母
而事之聊以慰其熱中耳不然終天之恨何以少解乎孝
子果不知母之假者哉

孝子亦成孝道使丹陽人性孝數歲卽能承二親歡且
又酒也日耽於酒不治生產家數千金悉盡於酒遂貧
致于其相貨服賈以供其飲父不知也日以醉爲生涯不
辨若荒其業然既而長子妖止遺府田七畝本又方昏妻

子吳不味母之甜香

鄒孝子傳

鄒孝子本成字聖儀丹陽人性孝數歲即能承二親歡其
父酒人也日耽於酒不治生產家數千金悉盡於酒遂貧
長子某稱貸服賈以供其飲父不知也日以醉為生涯不
醉若荒其業然既而長子死止遺瘠田七畝本成方昏妻
束能成夫志恪事其舅姑勤織紝以佐之本成則力耕桑
畜雞豚捕魚鰕以養二親每旦日染盛必潔蔬葵必精午
必細膾糜肉調飪適宜夕必溫釀薦殺以勸父飲每飲必

醉醉必歌本成婉容侍側執壺觴待父醉而歌歌而闋奉
匱沃盥扶就榻然後退及母卒父鰥居愈加詳謹夜必覆
衾下幃旣寢必倚屏伺聽聞父鼾聲始退鷄鳴而起卽侍
榻前問父夜來安否始出每遇時鮮佳品物出必多方購
進之以應令節非納賦備膳不入城市非耕獲樵採不離
左右甘旨奉養凡三十餘年未嘗或懈父八十而歿本成
哀毀骨立葬祭成禮至老有孺慕之思焉
外史氏曰事父母者曾氏而後寥寥矣讀書明理者稽之
史冊指不多屈也乃本成猷賦一農夫耳曲意承歡終身
如一可以繼曾氏矣

農夫乃勝儒流聞之亦愧汗否委曲詳盡無如此篇

新

安心齋張潮

不難於口體之養而難於貧不暇給能盡心竭力以娛
其親所謂純孝也篇中曲傳其事卽曲傳其心不徒爲
鄒氏子表彰且可風世勵俗

新安雲逸吳啓鵬

史山齋題

農夫六經謝求聞之本與書否委曲精盡無吹也齋

吹一可以辨會其矣

史山齋不妄風也本齋加一農夫耳曲意承續終

魏叔子傳

魏叔子禧字冰叔江西寧都人性耿介事父母孝處兄弟友與人交以信博學通文章以氣節自尚能立然諾家雖貧喜濟人困乏國亡棄舉子業與兄善伯弟和公結廬金精山中曰易堂講習經濟之學著左氏經世書十卷四方來遊於門者以百數多高尚士而梁份為最賢叔子所為文博大高渾原樸崇實不事浮華立言必求為天下儀表善為長短論說以動人尤喜為忠孝傳贊以激勵學者中

年爲文益高而境遇益苦嘗遊廣陵吳會間賣文爲活所
餘輒以贈友朋窮乏者康熙戊午吳逆犯江右善伯與撫
之以安一方遊說賊中竟遇害子世傑痛父號泣以死叔
子曰哭其兄三年不輟遂成疾會以博學鴻儒徵有司迫
就道固辭不赴及敦迫數數叔子遂遁而北遊然病益深
竟卒於真州道中年五十有八無子妻謝聞訃絕食十四
日而卒

外史氏曰叔子高尚士也與妻謝偕隱山中徵辟不就甘
老貧賤有古君子風焉迨叔子以悲兄死謝亦不食而殉
嗚呼遠駕於梁鴻孟光矣

人生有至性事一親能盡道又處士舍此長厚者有田
水癖每攜屐往遊動輒旬日暮年病足不便登眺二子輒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忠平靈鑑錄卷之五

徐氏雙孝子傳

徐氏雙孝子者仲景生名晟季顯卿名昂二同懷也常熟
人生有至性事二親能盡道父處士含甫長厚素著有山
水癖每攜屐往遊動彌旬日暮年病足不便登眺二子輒
呼舟輿佐之歡愜其心然必敬謹隨行欣欣扶掖居恒在
家二子謀以短榻爲輿躬舁出入依依順從常恐或違父
或怒則長跪膝前叩頭流血期父色豫而後安最後更患
目眚二子侍奉益謹飲食起居不敢一刻離日惟憂感夜

祇籲天百計禳解延年七十五而卒孝哉二子苦已萬倍
母蔣氏享年五十九先父卒者十五歲緣病疽時長子東
旭尙在與二子共侍湯藥晝夜不懈嘗數日不飲食及母
卒躄踊哀號幾不欲生又懼重傷父心強進飣粥長東旭
亦孝友人也其兄弟之相愛逾於尋常雍容揖遜絕無爾
我年四十項患贅疣疾致不起哀哉早卒矣二子敬嫂之
節矜姪之孤瞻養周至有姊適於金少寡守節二子爭餽
饍以成其志撫其甥至成立更慷慨性成樂善好施三黨
朋友之困乏者皆相勉賙濟未嘗因力不足而或卻之也
其爲人如此

外史氏曰末世爲人子者多不能盡道至以酒食饌者亦
寥寥焉徐氏二子俱能色養其親以天年噫可謂知事親
之道者矣

通體簡質望之若商周法物而古色斑爛自具雲蒸霞
蔚之觀挹孟堅之袖拍蔚宗之肩

欲翔董士位

徐氏一門孝友近代罕覩垂名青史自有日也 留溪

先生發潛德之幽光詞無溢美真能以樸茂之筆副其
篤摯之行 東石張漢麟

之發林矣

寥寥無餘凡二千身領自養其廉以夫半割何階賦事廉
似更入口末世爲人于皆終不論盡散至以西食黜者亦
其爲人敬也

雷溪外傳卷四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目錄

理學部會

人模樣先生

熊弘毅

竇筠峯

顧庸菴

蔡雲怡

芮巖尹

龔佩潛

吳霞舟

鄒經畲

陸瓊臺

呂晚村

湯潛菴

雷艾陵

張寧海

陳大始

留溪外傳卷四

理學部

人模樣先生傳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人模樣先生賀時泰字叔文號陽亨湖廣江夏人幼與同里郭文毅胡對薇兩公交好互相砥礪文行兩公次第貴顯先生貧乏益甚除夕不能具一杯羹以母雞一豈三升易粟支度歲三日糧賦詩自勵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好自持陽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樂飢課子不以貧為累及長

子逢聖貴卽大書於堂曰當年雞豈未忘念此日見孫勿
妄思以故逢聖自釋褐歷揆席及于授命成仁三十餘年
如一日皆奉先生之教也嘗與門人講學畢卽誠語曰士
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个真節婦人做樣子
便不難了又云若受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來真名士不
用無名錢其守如此與山右河汾人辛復元全爲學問友
時相筆札往還商論學問著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
體及同體異體巨細明辯約數十條一時學者俱奉爲法
則故人皆稱爲人模樣先生云
外史氏曰先生一雞一豈猶顏子之一簞一瓢也樂饑課
子不以貧累及子貴而志不少易非得道之深者烏能至
此哉

弘毅先生傳

弘毅先生熊祚延字祈公湖廣孝感人幼莊重沉默性孝事父母能盡道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書不事章句而求聖賢精蘊嘗曰孔門顏子早卒惟曾子獨傳聖道乃集曾氏生平言行爲一編曰希曾錄朝夕揣摩一步一趨必以曾子爲宗於是四方學者歸之甚衆又嘗曰二氏妄謬百家支離病在不弘不毅耳能弘毅則步趨是正因作弘毅解以示學者故學者稱爲弘毅先生云先生深通天官地

理兵農禮樂之書每究心當世務默坐澄觀籌度不爽毫末崇禎甲戌流賊四起楚北震動先生避地白雲山中父老奔告曰公邦人領袖信義宿著若舉義旗率鄉衆戮力保障以待官軍桑梓可無患也先生慨然出布部伍申約束旬日間軍事大備賊聞遁去相戒勿犯數年鄉人得安堵如平時無何爲里左豪惡所忌勾賊大至先生卽率衆與戰會大風霾晝晦士卒相失先生僅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田馬陷被執因仰天歎曰子老縫掖本不知兵且平昔服膺曾氏教臨深履薄惟患隕越不幸遭亂世竟落賊手有垂全歸義誠無面目見先賢地下矣然成仁取義孔孟訓也夫復何言乃大罵賊不輟遂遇害

外史氏曰先生學宗曾子曾子守身者也然曾子子思易地皆然夫當亂世深遁山谷視蒼生塗炭而勿顧者此楊子守身之道非曾子守身之道也先生慷慨爲桑梓禦賊而死得曾子守身之正矣號曰弘毅不亦宜乎

先生得理學之正死于賊亦正命也真不負所學矣

新

安心齋張潮

...

...

...

...

...

...

竇筠峰傳

筠峰先生竇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幼以聖賢之道自

任舉止端方取予不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軍

食餼學校即推為理學宗主母早卒事繼母李孝母病背

疽晝夜不交睫籲天求代飲食不入口者累日病間方復

鄉黨皆稱之不間其繼母言撫異母弟甚友愛妻姚有淑

德奉姑能盡道夫婦相敬如賓先生處桑梓與人言訥訥

然如不能出口者及講學論道闡程朱微言抉性命奧旨

精粗本末悉無遺義教授弟子必先內使主敬存誠外使敦禮守義以孝弟爲根本以廉恥爲大節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皆稱爲筠峰先生云明末闖逆之亂百姓流亾人相殘食先生收其族衆保其鄉里授產給衣俾無溝壑離散之患且教之孝悌忠信之行雖當搶攘時而人心不至淪喪者先生力也早年歿時論惜之士與子員其弟陳詠軍外史氏曰末世講學者輒曰孝悌爲本究其躬行實踐則二字未能少盡毫末所以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之事公行而無愧也若筠峯先生斯無負講學者矣哉

顧庸菴傳

顧庸菴樞字所止無錫人端文長孫也幼端方步趨不苟有乃祖風父家訓最嚴延師若馬君常吳霞舟錢疑菴皆道學君子也授尙書以書經名家旣而從高忠憲講求性命之學慨然以道自在舉天啟辛酉鄉試赴春官三中副車鼎革後絕意榮名隱居不出足跡未嘗入城市閉戶讀書淹博十三經通周易曰易格物致知之學也作易稿折衷諸家大都主理不主數嘗言程朱於易至矣近世論易

諸書吾所不解吾祖深於易者獨無所著述僅仍舊辭畧
爲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學以性善爲宗
以去欲爲本嘗論明儒獨服膺薛文清胡敬齋二人謂白
沙陽明未免一綫之差又曰忠憲主格物二字繭絲牛毛
滴水不漏吾祖主無欲二字直造虛靈立登堂奧並直接
宋儒者也著悅心錄明盛編集端文語要高子語錄諸編
藏於家

外史氏曰先生隱居涇臯者數十年操觚著述發明聖學
終其身不出戶庭較之盜虛聲而懷利進者不啻天淵矣

蔡雲怡先生傳

雲怡先生蔡懋德字維立雲怡其號也崑山人幼穎異五歲讀大學在明明德句問其師曰何謂明明德師爲解之遂慨然曰原來讀書要學聖賢非爲功名富貴也師奇之萬曆己未成進士授杭州司理著治行內陞禮部主事時魏璫煽禍建祠京師尚書率諸曹往賀獨先生與同官翁鴻業托疾不行三殿成進廷臣級先生辭不受告歸養母崇禎立起官入京陞江西督學知陽明之學駁乃拔本塞

源揭其長以示學者親詣白鹿洞講孝經尋備兵嘉湖平
大盜旣而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隨調寧前時流氛甚熾
乃訓士修城識應時盛於行伍拔爲副將疆圉稍安而河
南山東又俱被兵遂轉濟南道晉按察使陞河南布政所
至俱以廉能著入覲陳言中旨命巡撫山西抵任榜於門
曰願聞已過求達民情延宿儒傅山輩講忠孝大義以勵
軍民立干城社招集謀勇壬午九月邊警戒嚴卽率兵赴
援奉命防守龍固扼隘匹馬不敢入境未幾流賊陷河南
破三秦掠榆林三晉震動乃囑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
獨提勁兵三千疾走拒戰於河上大敗賊於大慶再敗賊
於風陵又敗賊於吉鄉軍聲大振無何太原告急宗友飛
書促歸衛晉藩乃引千人馳入太原甫至而宗友出走賊
從平陽渡河遣僞使誘先生降卽斬使竿其首示衆而以
必死封疆自誓賊怒率衆五十萬圍城先生令壯士發礮
殲賊無算賊益怒攻益力先生授計時盛乘黑出銳兵千
人橫擊之賊大亂伏兵四出賊大敗退三十里翌日復集

攻城先生率師盡力擊之殲賊數萬人賊不退攻益力城中火藥盡先生知事不可為乃草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而城陷復督麾下士巷戰不勝或勸先生突圍奔先生叱曰吾封疆大臣當死封疆又何往乃入三立祠自經而死從死者中軍副總兵官應時盛及家將數十餘人

外史氏曰明末縉紳先生講學者眾矣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之言反覆申明論之鑿之及流賊之亂甫至境而開門納降頌賊超堯舜而邁禹湯者又比比嗚呼若先生者斯

無愧講學矣

黃履尹成就長恤嚴尹字也溧陽人正而穎異不羣弱冠

淹博諸子百家作制藝日就十餘篇字洋縱灑意味深長

學者多方之陳大士云同時馬章民世俊吳兒末穎皆以

才各自負過成獨折節下之自以為不及也世俊伯兄董

長暨唐五叙錢偉仲輩稱一時名士皆來與之遊時號瀨

瑄而城陷復督麾下士巷戰不勝被勅先生突圍奔先生
叱曰吾封疆大臣當死封疆又何往乃入三立廟自經而
死從死者中軍副總兵官應時盛及家將數十人

外史氏曰明末縉紳先生講學者衆矣地利思義見危授
命之旨及從申明論之察之及之其之也甫至境而開門

無與講學矣

芮巖尹傳

芮巖尹成號長恤巖尹字也溧陽人生而穎異不羣弱冠

淹博諸子百家作制藝日就十餘篇洋洋纒纒意味深長

學者多方之陳大士云同時馬章民世俊吳見末穎皆以

才名自負遇成獨折節下之自以為不及也世俊伯兄萬

長暨唐五叙錢偉仲輩稱一時名士皆樂與之遊時號瀨

江十才子諸人舉孝廉明經者五成進士者四獨成困數

奇乃棄制科潛心理學深悔從前舉業之非曰學者自有

富貴大路安用科第爲然欲得程朱真傳者須取太極圖
西銘易傳叙春秋傳序四篇精研討究豁然無疑然後可
以上問濂洛關閩之學又言洛之源出於濂張子於程尊
屬也而講易輒服則關又與濂洛合明道之誠敬存仁伊
川之主敬主一皆實功也朱子之學主格物而歸敬義動
靜交養誠明互進爲教有條有序爲說易知易行則闢學
乃集諸儒之大成也昌黎爲一代儒宗其學雜剝故不見
滿二程若學者求爲韓子而不求爲朱子未可與言道也
成生平端方一言一動必軌於道故學者多宗師之手著
綱目存遺等書行于世

外史氏曰學者不知濂洛關閩之合是求水不窮源矣求
水不窮源毋惑乎流於陽儒陰釋之學爲天下害也若巖
尹先生者可謂得其源矣

龔佩潛先生傳

佩潛先生龔廷祥字伯興佩潛學者尊稱之號也無錫人

家貧硯耕以奉二親父歿居喪哭盡哀祭盡誠自是事母

益謹每與人談及母氏缺甘旨卽泔泔淚下遊馬君常門

講堯舜之道能發明性善之旨君常甚器重之崇禎癸未

成進士受知房師劉理順未選而國變兩公殉難京師先

生聞之設位而哭至失聲福王建國江南授中書謂所親

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署不能具甘肥輕煖以奉老母奈

何或引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爲解先生蹙然曰惡是何言哉是言也父母以之教子則可人子以之自解則不可矣聞者悚然已而我師渡江南國君臣俱遁百姓迎降先生仰天長號曰嗟乎天哉事不可爲矣吾其不死則負劉馬兩先生夙昔之知矣乃作書貽子令孝養祖母具衣冠拜別文廟登武定橋大呼劉馬兩先生曰吾得從遊於地下矣遂躍入秦淮河死年四十有八

外史氏曰道學者何忠孝節義也人惟真忠孝真節義斯稱真道學觀之龔先生於君親師皆能各致其極非真道學烏能至此哉

吳霞舟先生傳

霞舟先生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始讀陽明傳習錄悅之繼讀佛老家言又悅之及受業顧涇陽從高景逸遊聞其講論乃大悟向來所悅之非盡棄其學而一軌於正一時名流若孫淇澳張二無繆西谿馬君常皆相得甚歡而先外祖仲達公則從之學讀書水竹居中及仲達公公車北上先生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辭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隨決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

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菁干霄玉幹戛風金聲中以
虛貴節以堅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
寵辱不入毀譽不聞澹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勗哉
維寅其相期如此後仲達公果以節著又十餘年以明經
入都黃石齋一見喜曰吾雅慕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
如見仲達矣由光州學博連捷進士令長興有異政惡巡
鹺崔璘中以他事罷歸崇禎辛巳詔渝除起補紹興照磨
移桂林推官甲申國變痛絕復甦日馬素修必死已而報
至果然冬擢禮部主事乙酉行至南雄聞江南已潰乃轉
徙閩浙入昌國衛城破積薪室中全家自焚而死年七十
有五

外史氏曰先生幼爲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引重故其所學
淳如也國亾舉室自焚理學氣節得兩全矣

鄒經畬傳

鄒經畬名期楨字公寧無錫人性至孝力學為文高古時人莫識年三十始補郡諸生屢試不第惟刻意制義偶於群書中得薛文清萃言讀竟慨然曰讀書自有向上路沾沾章句無益也盡棄舉子業從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學乃於先儒操存法力參之最後獨心契高公遂得其傳嘗曰聖賢下語如化工育物一字不虛故其議論最解人願自是弟子日益進問難者屢滿戶外斗室不能容乃他徙

又不能容則就文昌閣以居負笈自遠方來者三百餘人
歲率以爲常著學約三章以繩束諸生負桀驚狹邪性者
皆避去春秋二榜必有其門人壇坫之盛前此未有爲人
端屬方正纖毫不苟學者多望而畏之御史郝彪佳按吳
中三造其廬皆不見題其門曰理學真儒屢舉賢良不出
安貧樂道以終其身壬午年七十六而卒

外史氏曰東林自忠憲被禍之後講學者皆畏懼不敢復
登壇坫矣獨先生挺然日擁臯比列弟子以講學終其身
偉矣哉

陸瓊臺先生傳

陸瓊臺先生予邑人也忘其名天資高邁讀書寓目終身
記憶年十五爲邑博士弟子員性端嚴一步一趨未嘗或
亂屢試不售刻意舉業他書不閱也偶於友人齋頭得朱
子近思錄一卷覽之大悅曰讀書原爲希聖賢也彼科第
何足爲哉乃徧求理學諸書讀之乃大悟年二十二深通
周易過梁溪會講東林顧涇陽先生聞其議論大悅曰子
今世大儒也幸自愛遂訂交時涇陽年方少二人相砥礪

於道筆札還往商學問無虛日年未三十門下弟子已八
百人自廣陵渡江負笈相從者接踵遂擁臯比講易學璫
禍起東南壇坫俱罷獨先生與梁溪鄒經畚擁弟子不輟
或勸之曰今海內洶洶以講學爲禍患先生獨不惜身家
性命乎先生口噫是何言哉講學明禮義扶正氣今奸邪
滿天下若不亟爲維持是益其頽波正氣何時得復耶一
息尚存不容少懈吾惟安義命而已終不輟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先生吾邑理學之宗也惜余生也晚不得親先
生之教然讀其遺書猶得私淑先生也



原件短缺

P22-P25

湯潛菴先生傳

潛菴湯先生名斌字荆峴潛菴晚年自號也順治己丑進士以翰林學士出撫江南所行諸政皆與世道人心相維

繫下車卽臨東林書院講尚書全旨所重一欽主敬二字信爲千古道學之要自帝王師相下至庶人學以修身卽當以誠敬爲本敬之爲義大矣如今日一堂上下卑以承尊幼以從長莫不以敬爲先出則事君入則事親亦莫不原於主敬也旋下令郡邑修書院延名儒主講人心爲之

一正吳俗好鬼奉五通邪神惟謹多傾財事之破家罔惜
每至春秋通國男婦若狂俱集上方山淫祠焚禱日費數
千金先生惡其耗財敗俗卽毀其祠焚其像檄行郡邑亦
如之吳俗爲之一變乃去貪吏除強暴禁刁訟嚴鬪狠革
汰冗官派積年弊政一旦清釐期年民風大變浸浸乎
三代侯制榷宮詹誤民攀轅臥轍留者數十萬壅道不得
行汎此泚夜乃泛小舟竊出沿途百姓聞之復遮送而至
山東境者又不下數萬人抵任頗多建白轉工部尚書以
疾卒於京邸

朝第一大儒也惜乎天不假其年而使之當國以佐
聖主至隆之治爲恨耳

雷艾陵傳

雷艾陵士俊字伯顓江都人其先世居陝西涇陽父起鯉
治鹽莢揚州因家焉士俊弱冠補揚州郡庠生江右衷孝
廉晦若以古文名公車過江都士俊喜從之遊起鯉進而
教之曰學庸語孟乃聖賢傳心之旨也辭約理深不知力
索而徒事文藻何益於身心性命哉於是士俊盡棄其學
取大全性理諸書窮年探討遂得程朱之蘊卽著讀大學
孟子二篇德說敬說又著性論顏淵論動靜如船之在水

論其言皆合於濂洛關閩而謂欲亦原於天舍欲不能獨
爲理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
而有欲性卽天之理而欲者天之氣也飲食男女人之大
欲存焉使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謂邪又安有所謂正
而理亦無從附以見又何殊於釋氏絕色聲香味而歸於
虛無絕滅之道哉士俊性嚴毅慎交游前輩如袁繼成臨
侯施閏章愚山王士禎阮亭始得相通問明亾卽棄廩祿
築室艾陵湖上閉戶著書學者因稱艾陵先生云卒年五
十有八

外史氏曰余讀王白田巖所著艾陵墓誌及魏寧都禧小
敘知艾陵於理學最深兼長經濟其所畫當世務皆一一
可見之設施非迂濶無用者比嗟乎使先生登廊廟行其
道必有可觀者奈何鬱鬱老死牖下哉

張寧海傳

張寧海濟字爾弼又名一儕泰州人幼篤學父杓又課之
嚴常誡之曰汝專心致志能墮甌不顧則業進矣於是益
勇於學博通經史及浮屠老子之書性倜儻有氣節非其
義一介不取啓禎間爲郡諸生有聲江淮間時東林高攀
龍罹璫禍濟悲憤爲詩弔之楊廷樞張溥諸公招濟入社
淡相契合國變後卽焚棄儒服幅巾苾鞋遁跡海濱足未
嘗入城市初濟與同里張幼學陸舜齊名一時有三傑之

目及舜幼學先後得官濟未嘗通一函或詰之濟曰旣以
出處異局自當爾爲爾我爲我矣故終身畎畝不與時輩
交遇歲凶與妻子採薇雜麩麥爲糜食貧不厭門人或給
之輒謝不受獨好講學四方有造其廬者多虛往實歸然
不標宗旨獨教人明六經曰窮達命也然書不可一日不
讀學不可一日不講書不讀則心胸塞學不講則心術壞
其教人如此卒年七十七

外史氏曰東林講學盛時小人羣起力排戕賊君子殆盡
而有明以亾迄於今久已絕響而小人猶力詆講學之非
溯而斥之然人心大壞矣嗚呼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一
正之

陳太始傳

陳太始名鏜湖州德清人博學通詩古文辭善書法舉諸生從呂晚村講程朱學有所得性耿介疾惡甚嚴朋友稍不合義即大聲疾呼辯論之泰州張符驤作張士誠傳尊以列國體鏜作書辯之其畧曰足下所作張士誠傳鄙意竊有所未安元季張士誠初竊州縣繼降於元授太尉復叛之乃元之亂賊也而足下傳士誠儼與明太祖爲列國若往時劉項例此固已非其倫矣而傳中稱我師者五我

軍者三侵我陷我謀我者共十有二一則曰我地再則曰
爲我故地夫我者對彼之稱我士誠則彼爲何人我並爲
何人或當日士誠臣子執筆稱我可也安得於三百年後
而我之乎吾黨生於

盛世卽明代已不得而我之况士誠乎卽與士誠同鄉亦不
得而我之卽爲士誠子孫亦不得而我之也於是符驥引
魯宋七國例以辯之縱復書曰猥議尊刻張士誠傳足下
引據史例以啓蓬心幸甚幸甚然竊謂足下論史未免不
揆於義膠柱而鼓瑟也史遷於秦漢之際並驅中原者或
作本紀或作世家或作列傳以項羽實亾暴秦且漢高曾
受羽分地爲近古未有而作本紀以陳涉首事而作世家
田儋但作列傳而已而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
未嘗我陳涉田儋列傳未嘗我田儋項王本紀則並稱項
王漢王田儋列傳始亦稱漢王於旣滅項羽之後方稱高
帝蓋以天下未定於一雖漢高亦未得爲主足下爲士誠
立傳乃於明祖未混一天下時遽稱太祖與項羽本紀等

例不合而馬遷以漢室史官作項羽本紀始稱沛公繼稱漢王足下則以隔代之人於士誠未滅之先遽稱太祖何歟夫既稱太祖似已明正一王之統而又躋士誠與一王爲列國而我之則稱名之雜而無倫亦已甚矣且士誠雖非朱氏叛臣實爲元之叛賊以元之叛賊而與創業之英主儼爲列國若劉項例名爲列傳實則本紀而又紛紛焉從而我之內士誠而外明祖不亦異乎足下引魯宋七國世家偶見之我遂謂從來爲一國之傳則我之作史之體

皆然殊不知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馬遷仍舊史而節錄之間存我字然其改稱國名者固多若項羽本紀陳涉世家田儋列傳初未嘗以爲主而我之今足下傳士誠何不比例於田儋而必比例於魯宋諸國者何耶當元之季韓林兒徐壽輝陳友諒輩皆僭號足下倘爲立傳執史遷間存之我魯我宋我七國者以爲定例而一一我之有不爲笑於天下者乎此名教所關不得不辯也符驤猶辯縱復書曰所論張士誠傳足下不以爲然援引史遷魯

宋世家等例自謂奉教君子矣某隨引項羽本紀田儋列傳等例以破似是之非私擬足下服義之勇應卽削改近接尊札有大不然者則魯宋世傳之國竟可與草竊者流同日而語矣頃某所作尊集依歸草叙因見越游圖記故爾捉筆今閱是傳有害名教方自悔作叙之悞祈爲削去亦自以爲有過不敢不改耳今蒙旣許削去矣切勿陽諾而陰用之何則某寧得罪於足下不敢得罪於名教也如憚于改正請從此辭且足下所刻艾千子集皆任意改易原文則某所謂是非不苟者益屬荒謬矣符驥得書不報縱遂與絕交

外史氏曰士誠乘元綱不振竊起據州邑遂自稱王及勢窮蹙復降授太尉已又叛去符驥晉爲列國而我之夫魯宋列國皆受封天王雖篡如韓齊趙魏亦受周命與士誠類乎至于秦田儋據州邑跡雖與士誠類然儋之先世爲齊王儋奮起復先人故地也縱謂其以士誠比田儋例而列傳之則亦過矣甚矣立言之難極矣雖然縱與力辯

不可謂無補于名教也故爲之傳



